



圣董文学神父传

中国·武昌

目 录

圣董文学传 上篇.....	1
一.....	1
董公辞亲.....	1
二.....	1
三.....	2
四.....	2
五.....	3
六.....	3
七.....	4
八.....	4
九.....	5
十.....	5
十一.....	6
十二.....	6
十三.....	7
十四.....	7
十五.....	8
十六.....	8
十七.....	9
黄草窰避难.....	9
十八.....	9
十九.....	10
二十.....	10
二十一.....	11
二十二.....	11
二十三.....	12

二十四.....	12
二十五.....	13
二十六.....	13
二十七.....	14
二十八.....	14
按察司复审.....	14
二十九.....	15
三十.....	15
三十一.....	16
三十二.....	16
三十三.....	17
三十四.....	17
三十五.....	18
三十六.....	18
三十七.....	19
三十八.....	19
三十九.....	20
圣董文学传 下篇.....	22
二.....	22
三.....	23
四.....	23
五.....	24
六.....	24
七.....	25
八.....	25
九.....	26
董圣人升天.....	26
十.....	26

十一.....	27
十二.....	27
十三.....	28
十四.....	28
十五.....	30
十六.....	30
十七.....	31
十八.....	31
十九.....	32
二十.....	32
刘宗林还阳.....	32
二十一.....	33
二十二.....	33
二十三.....	35
保正刘宗林来升天之奇妙.....	35
二十四.....	35
二十五.....	36
二十六.....	36
二十七.....	37
二十八.....	37
二十九.....	38
李军门救子.....	38
三十.....	38
三十一.....	39
三十二.....	39
三十三.....	40
三十四.....	40
三十五.....	41

三十六.....	41
三十七.....	42
圣董文学神父传.....	43
第一章 董文学的家庭及童年.....	43
第二章 董文学的学习时代.....	45
第三章 董文学在蒙迪踟学院.....	48
第四章 董文学在圣福祿.....	48
第五章 巴黎修院副主任.....	49
第六章 启程到中国.....	50
第七章 长征旅途.....	52
第八章 暂居澳门.....	54
第九章 首至大陆传教.....	55
第十章 自福建到汉口.....	56
第十一章 从汉口到河南.....	57
第十二章 河南的传教工作.....	59
第十三章 湖北传教.....	60
第十四章 董文学遭拘捕.....	63
第十五章 被捕后的董文学.....	67
第十六章 武昌的信仰见证岁月.....	67
第十七章 最后数月的监狱生涯.....	69
第十八章 圣董文学的殉道.....	70
第十九章 圣董文学追随耶稣的芳踪.....	74
第二十章 两篇祈祷文.....	76

圣董文学传 上篇

一

董公辞亲

董公原籍在西洋，拂郎济亚是家乡。自幼喜的是牧羊，苦苦每日在山岗。闲坐就把经书看，颖悟过人品行芳。爹娘爱子如珠玉，未曾上学念文章。父母热心常盼望，疏财仗义世无双。家财富足银钱广，施舍哀矜有义方。天主把他恩典赏，四男五女个个强。惟有董公他居长，二弟类思在学堂。叁弟巴黎京都上，增爵会内读文章。家有四弟少年壮，左右不离二爹娘。董公足下五个妹，一概修道进了堂。不幸长妹命早丧，蒙主召灵升天堂。嗣后董公把学上，日夜勤读劳心肠。品学兼优文才广，能知恭俭与温良。弟兄叁人同盼望，一心替主要争光。教皇旨意往下降，同升铎德道理长。

二

二弟类思中国往，行在路途一命亡。董公闻听二弟丧，不由心愿付汪洋。每日朝思与暮想，为人一生空自忙。董拜跪二堂上口，口称痛儿二爹娘。哪知二弟命不长，如同将儿左臂伤。奉命救灵中国往，不料中途一命亡。手足至亲难割舍，父母养育恩难忘。儿读诗书知礼义，岂是粪土与朽牆。我今要到中国去，替弟传教要宣扬。二老闻听把话讲，两眼不住泪汪汪。我儿你说哪里话，怎么忍心拾爹娘。不思爹妈高堂上，当思同胞不离乡。现在二弟一命丧，骨肉各自两分张。几个妹妹修道去，叁弟京都不还乡。虽说有你四兄弟，年轻不能替为娘。你父现今有六旬，风前灯来瓦上霜。一时若有好和歹，为娘空养儿一场。此去中国数万里，远隔万水与干江。有信一时不得到，活活想坏你的娘。一定要想中国去，将刀拿来杀为娘。

三

将娘杀死肠扯断，免得挂在娘心房。海角天涯任儿去，无忧无虑任儿游。
中国念头你莫想，为娘不允这一桩。手摸胸膛想一想，未必你是铁心肠。
董公听得爹娘讲，心中一阵好惨伤。上前又把好言说，二老爹娘听端详。
不要儿去儿不想，细听孩儿说比方。昔日吾主把生降，白冷郡内有家乡。
圣母路途无处住，晚来借宿在马房。隆冬马槽把主降，天气寒冷人难当。
举目无亲谁看待，珠泪滚滚洒胸膛。圣母哭得悲声放，吾主赤身无衣裳。
破巾包住救世主，呱声啼哭好凄凉。一时天上红光降，无数天神来显扬。
空中奏乐赞歌响，郊外牧童赶来忙。跪在尘埃朝上望，斗大红星坠马房。
牧童致敬礼献上，朝拜之时有叁王。黑落得王心暗想，此星后来必为王。
若不将他来扫荡，孤家后必被他降。速遣义腊厄俩将，勤究婴孩事一桩。

四

带领我圆兵和将，围住白冷郡地方。大小婴孩俱斩丧，一个不准留家邦。
奸王蜜旨往下降，苦了一郡小儿郎。天神空中把话讲，口称若瑟听端详。
黑落得王遣兵将，谋杀降生救世王。今晚急速离罗网，乘此机会逃他乡。
圣母听得空中讲，怀抱吾主去逃荒。黑夜浑浑何处往，不知东南西北方。
正在为难天发亮，一条大路在中央。圣母逃出天罗网，厄日多国把身藏。
奸王杀了兵和将，带领人马来到忙。黑夜只听刀声响，杀得遍地起红光。
可叹婴孩死得苦，一齐杀得命都亡。婴孩替主把命丧，灵魂一同升天堂。
天主个个光荣赏，永远福乐在天乡。婴孩舍身替主丧，儿去传教又何妨。
我要替主立表样，凡事必须自主张。爹娘不肯中国去，情愿一死断了肠。
二老听说悲声放，珠泪滚滚湿衣裳。一定要去不阻挡，母子还要再商量。

五

董公闻听有商量，上前叩谢二爹娘。住了三天动身往，罗马府里见教皇。教皇召选金殿上，加俾额尔董若望。特来见我有何事，什么事情说端详。董公施礼言禀上，口称教皇听衷肠。因我二弟中国往，奉命路途一命亡。上未替主立表样，下未救灵去争光。特求教皇把恩赏，要替圣教去广扬。赏我恩典中国往，替主救灵升天堂。教皇开言把话讲，加俾额尔听端详。况你身体不强壮，会恐路途有损伤。怕的与你二弟样，劳而无功空一场。劝你不必中国去，就在本国教学堂。三年本分容易做，再去传教也不忙。董公听命把学上，京都总会坐学堂。每日他把圣言讲，经书道理件件强。谨遵学规不放荡，熟悉经书记心房。个个读书有志向，明悟过人本无双。光阴似箭如梭往，满了本分见教皇。教皇一见心欢喜，果然你的信德强。

六

赏赐圣爵与圣像，祭衣祭巾与祭箱。圣油圣饼葡萄酿，圣牌念珠与苦像。古圣经书备停当，日课经本一大箱。令人抬在金殿上，交与董公你收藏。今日奉命中国往，有句话儿记心肠。任他无风空作浪，不避铍斧与刀枪。信德凭据抱稳当，替主救灵要争光。嘱咐言语在心上，临崖之时莫收缰。虽然我是这样讲，在乎你心仔细详。董公听得教皇讲，心如明镜放毫光。此番去到中国往，不得把我群羊伤。教皇但把宽心放，不得失落天主堂。董公叩头谢了恩，准备即速转回程。回到家中把话论，将话说与爹娘听。儿今奉了教皇命，去到中国救灵魂。辞别爹娘养育恩，孩儿即速要起程。父母千万莫忧心，儿有一言听分明。人生在世几十春，一生好似风送云。替主救灵最要紧，天主台前把功成。咽喉哽哽言难尽，不由一阵心好疼。

七

二者听闻泪淋淋，好似钢刀刺在心。我儿今日心肠狠，舍了爹娘要远行。相隔万里难通信，何日心里得安宁。爹娘哭得肝肠断，董公哭得痛伤情。无数亲朋眼流泪，并无那个心不疼。董公上前把亲拜，又辞亲戚窗友们。躬身施礼忙站定，个个敬他酒一樽。但愿此去好安静，但愿一路不阻行。但愿天主来照应，但愿救得众灵魂。亲朋窗友都祝贺，你今可是真福人。董公回首将言禀，有劳众位费了心。路短情长言难尽，各位不送请回程。满清道光十四年，七月在家辞双亲。临走那天二十九，二十九日初起程。彼此洒泪分别后，阳关大道往前行。走了多少蹊跷路，过了多少孤山林。歇了多少路头店，宿了多少异乡村。一路行程来得快，海岸不觉面前存。大水滔滔不到岸，云雾淼淼不见人。万顷茫然尽似水，只见明月空中轮。

八

日问谁人来作伴，晚来好似一孤灯。举目无亲心好惨，为的世上众灵魂。收拾打算把船上，漫天过海怕杀人。越了多少他人国，过了多少他人城。在海行程不计数，不觉来到是澳门。他与中国连界限，内有天主堂二尊。正是道光十五年，董公五月到澳门。就把圣堂来住定，学习中国字与音。世俗人情般般晓，中国律例渐通情。不觉住了半年景，各样礼貌学得精。上司命他中国进，令他河南救灵魂。

谷城县听审

那时世界还平静，中国禁止外洋人。不准外洋中国进，怕他后来生异心。各处设卡真严禁，关津渡口盘得清。出下告示贴各省，不准容留外洋人。辜负天主好恩典，你看伤心不伤心。董公遵了上司命，不辞劳苦往前行。

九

纵然虎口也前走，那怕前面刀枪林。在路行程来得快，不觉到了汴梁城。澳门离此数千里，一概尽是旱路程。合算走了六个月，吃尽辛苦与风尘。但见处处有天主，不靠天主路难行。不日来到南阳郡，求见主教毕大人。主教一见董公到，不觉心中喜十分，便问路上受辛苦，关津渡口怎样行。董公回言真幸事，旅途之中到安宁。得蒙天主来照应，并无阻搁得清平。主教升他有本位，加升圣教当家人。总管河南圣教会，教会各处救灵魂。南阳有一荆家岗，本是乡间一村庄。董公初把会上来，个个上会把工兴。多少教友来盼望，多少教友真热心。多少教友求领洗，多少教友坚振勤。多少教友领圣体，多少教友把工停。每日讲论道与理，时时刻刻总热心。热心祇望天堂路，不遭他日地狱刑。河南教友性情硬，也有教友冷了心。

十

董公从此重整顿，劝解多日乃回心。一齐又把天主认，方知圣教道理真。河南传教一年整，早晚勤劳费了心。那料精神不能振，忽然一病上了身。十分危险十分很，眼前就要把命倾。主教替他终傅领，神父奔诵善终经。祈求天主把经念，望祈天主要赏恩。吩咐快把医生请，医生进门把脉评。客厅同座病症论，出了大汗自然轻。医生药单就开定，各样另包要归真。熟地山药法半夏，炙草炙芪炙党参。肉桂砂仁和五味，橘红寸冬与茯苓。圆肉乳汁红枣引，此药两付就除根。服药之后忌生冷，千万不可沾大荤。医生告辞去得紧，主教赏他二两银。医生上前把躬打，多谢大人用了心。主教回言不要紧，些小敬意莫嫌轻。不说医生他去了，要把董公明一明。即速将药吞腹内，服药之后病就轻。一日只见好一日，渐渐他就起了身。

十一

主教见他疾病好，多蒙天主再造恩。许多教友来盼望，要接董公会上行。主教言说病初好，此时还未好断根。你们热心敬天主，等候月余命他行。董公闻听主教论，走上前去问原因。我今病体不要紧，要去替主教灵魂。主教阻拦他不肯，一心传教要动身。当时主教心不忍，令个神父同他行。你今同他把会上，教他早晚保精神。嘱咐言语劳劳记，切莫大意反病根。神父答应是是是，随同董公一路行。二位神父把会上，各处圣堂救灵魂。先劝教友立表样，又劝教友要热心。董公所言都听命，并无一人不虔心。在外上会一年整，多少教友自回心。许多明人把教进，立心盼望救灵魂。人人都说圣教好，个个都说教至尊。董公传教尽本分，河南已有三年春。主教命他湖北进，一则上会二救灵。董公遵了主教命，在路行程不稍停。

十二

奉公来到湖北省，此处教友甚凋零。城市口岸难访问，居住尽在深山森。不畏寒暑往前进，那管前途路不平。一朝来到谷城县，茶圆地方救灵魂。此处尽是老教友，许多修道女童贞。家家热心来与祭，人人迁善无恶行。每逢主日听道理，每遇瞻礼齐念经。还有多少新奉教，信徒圣教多归真。此时湖北不安静，许多愚人乱糊行。恶众一概纷纷论，他道圣教理不真。有说后来想造反，有说男女溷杂情。有说各处把药下，有说挖眼又挖心。一派毁谤言共语，自遭口孽欺了心。谣言惑众真为害，捏造谎言分人心。到处糊言是一样，屡次阻搁教不行。惊动官员同议论，文书纷纷到省城。督抚拆开文书看，要把圣教一扫平。出下告示贴各镇，捉拿教友不容情。买卖客商都看过，百姓闻言都战兢。湖北总督周天爵，暴虐无道大有名。

十三

出下赏格贴各处，赏格上面写得明。拿住教匪为首犯，三十两正雪花银。此银各县封在库，领赏不少半毫分。有的害怕背了教，有的情愿不毁心。文书到了教友府，惟有府府认得真。拿住会长教友子，不由分说就动刑。此子畏刑他吓怕，一一从头说实情。谷城有个茶园沟，住的尽是教友们。有个神父他姓董，本是西洋外国人。每逢瞻礼来上会，教友一同去念经。这是我的实情话，不敢虚言哄大人。知府听他把话讲，口供一一写得清。一声吩咐带下去，拿牌收进监牢门。又行文书谷城县，差官进衙来投文。县官打开文书看，专辩教匪要认真。有个洋人他姓董，赶紧捉拿送辕门。上司赏格出在外，三十两正雪花银。谷城县官名胡庆，外号叫个糊涂盆。遵了上司知府命，连夜带兵出了城。一路如风向山进，观音堂内扎了营。

十四

满清道光年十九，八月二十的事情。那日是个大瞻礼，庆贺圣母立圣名。主教二位毕和李，同到圣堂大礼行。中国神父王安德，他是直隶北京人。本堂神父董若望，帮祭先生姓徐人。圣母瞻礼多齐整，教友一齐庆光荣。使日晨早弥撒做，四台弥撒次第行。弥撒礼毕讲道理，教友静坐仔细听。一个教友来送信，浑身跑得汗淋淋。口称神父事不好，谷城县官带了兵。顷刻一时就要到，捉拿神父教友们。送信教友是那个，热心快肠董大荣。教友闻听这个话，好似猛虎下山林。主教神父都冲散，各自躲藏在山林。县官带兵来得快，一时到了圣堂门。两个教友未跑脱，当时抓住上了绳。圣物等件俱烧毁，四口祭箱搬干净。当时就把封条上，吩咐差役抬进城。县官滋扰多一会，一声吩咐要拔营。喊叫差役把案带，一路之上都小心。

十五

当时又把告示出，晓谕百姓得知音。捉拿教匪为首犯，赶紧与我送辕门。县内当把银子赏，库平不少半毫分。勿论军民与人等，务必早晚要留心。若有窝藏教匪事，依律治罪不容情。本县言出不失信，现在赏格悬头门。抛下县官不用提，再把董公明一明。竹林躲藏一天整，腹内饿得好伤心。日落夜静无人影，慢慢出来小竹林。顺着山沟往前进，不觉来到一庄村。听见犬吠有人问，你是那个晚间行。董公答应说是我，众人上前看分明。人说你是董神父，今日你可受了惊。口称请到屋内坐，神父饿得只是哼。请问兄台可有饭，剩下一碗包谷精。董公言说好好好，多谢不住口内吞。神父饭毕将言问，请问各位兄弟们。可有教友在这住，有劳费心来指明。外教答应有有有，有个会长李先生。就在对面林内住，离此略有五里程。

十六

黑夜山路难行走，一人难得往前行。吩咐我们把人送，董公回言说费心。神父告辞说多谢，改日再来感人情。两个伙计前引路，董公随后不离身。顺着山林往前行，不觉来到李家村。伙计二人来喊叫，口称大爷李先生。与你送个客来到，即速起来快开门。祖华听闻有人叫，那处贵客到来临。用手打开门两扇，各位怎么夜晚行。口称请进客厅坐，吩咐快忙燃着灯。连叫各位请坐定，喊叫厨房把茶烹。祖华一眼来看见，来的可是董圣人。未曾说话眼泪流，两眼不住往下倾。今日谷城县来到，缚去教友两个人。主教神父都失散，寻了一天无信音。不知神父在哪里，此时看见才放心。多蒙天主来照应，神父大人受了惊。祖华吩咐快热酒，二人言罢就回城。夜静深更不费事，一齐叫辞往外行。会长上前拦不住，真把邻右关了心。

十七

各位慢走不远送，改日酬劳来感情。不言众人他们去，更把董公明一明。茫茫便把神父禀，神父大人在上听。今日事情紧得狠，山口扎的都是兵。日间路上不敢走，夜间山路难得行。我劝神父把须割，割了胡须好逃生。正割胡须又来信，县官转去又发兵。石花街里文武汛，巡司把总把兵行。观音堂内打公馆，明日一早把山寻。祖华闻听这个信，安排教友几个人。王广全与李自明，跟随神父徐先生。还有教会邓廷福，下余教友记不清。一齐不往别处去，保着神父进山林。当面有个黄草箬，树木茂密黑洞林。

黄草箬避难

众人都在把话论，有个歹人听得清。要知他是那一个，姓黄名字叫忠成。

十八

起心他把董公害，犹达恶徒一般人。连夜公馆去送信，喊叫老爷快开门。内面差役齐答应，连忙起来开了门。差役连问有甚事，半夜三更来喊门。忠成言说有急事，见了老爷说分明。差役不住往内禀，口称老爷快高升。巡司闻听差役禀，即速起来问原因。夜静更深来送信，莫非上司又来问。差役回言说不是，来的百姓叫忠成。他说有个要紧事，见了老爷说事情。巡司吩咐命他进，传他进来问详情。差役回言是是是，口的不住叫忠成。老爷吩咐传你去，连忙进去问事情。忠成听说往内进，叩头就把小的称。巡司开言将他问，你是此处哪的人。连夜到此有何事，——说与老爷听。忠成上前忙回禀，老爷在上听原因。小的离此十二里，原是茶园沟的人。特为到此来送信，此事老爷尽知情。督扶告示出得紧，拿住教匪就赏银。

十九

不知此事有不有，故此小的问信音。巡司言说有此事，拿到正案方赏银。倘若此刻来拿住，此时不少半毫分。忠成听说这句话，心中不觉喜十分。老爷既说有此事，小的才敢说实情。此处有个黄草坪，树木丛密黑洞林。神父教友藏在内，为有小的摸得清。老爷把人跟我去，乘此时间就动身。倘若等待明日去，恐怕他们逃了身。这是小的实情话，老爷急速快发兵。巡司连说好得很，当时吩咐手下人。快与总爷送个信，请他速点几名兵。随同民壮把山进，赶紧去拿教匪们。差役闻听不怠慢，前去叫开公馆门。见了把总将帖禀，有个紧急的事情。把总见帖问详细，连忙点了兵十名。各样军器随带定，捉拿教匪要小心。老将答应是是是，一同出了公馆门。巡司一见兵来到，当时又传手下人。一声吩咐把名点，民壮营兵二十名。

二十

巡司把总传了令，一路之上莫漏形。拿住教匪都有赏，老爷在此等你们。众人得令不怠慢，喊叫一声起了程。不言不语往前走，跟随叛教黄忠成。半夜三更把山进，不时来到黄草坪。忠成开口回言道，叫声各位老总们。你们都在此处等，千万说话莫高声。待我一人进山去，人多恐怕他又惊。倘若一时惊走了，林箠深处难得寻。恶众答应这样好，快忙叫他出山林。忠成心里喜不尽，上山就喊董圣人。我是教友来送信，神父莫怕快出林。藏在此处地不稳，乘机机会好逃生。董公闻听随答应，想必教友来开心。急忙走出箠林外，恶众一齐近了身。上前一把握来抓住，可叫你今活不成。教友闻听事不好，轰的一声跑出林。出到山林往外望，望见抓住董圣人。喊叫一声齐动手，我们与他把命拼。董公喊叫莫动手，你们不必乱糊行。

二十一

为人凡世要听命，违抗主命罪不轻。今日我跟他们去，你们各自去逃生。教友听命收了手。恶众围住不放生。拿住教友人八个，当时一齐上了绳。一个教友未拿住，就是跑脱李自明。神父拉到平坦地，将他表衣剥干净。连砍三刀心真忍，横身好像血糊人。忠成随后又送信，前去拿住高童贞。恶众他把绳来捆，神父教友共十名。保正闻听这个信，心里一时战战兢。不顾生死往前走，那管高低路不平。顷刻就把街心到，又到公馆看分明。喊叫一声案带定，文武两汛把堂升。巡司一旁开言问，你是西洋外国人。可是你在传邪教，来到此处哄黎民。神父这里回言答，答应我是外国人。我今本是天主教，来到中国救灵魂。不知什么是邪教，不晓邪教怎样行。巡司闻听重重怒，吩咐与我上了刑。几个教友缚一处，这个洋人加重刑。

二十二

又传差役把案守，速请绅士八个人。你们大家来帮助，恐怕今晚来揭营。绅士答应不要急，老爷只管放宽心。更夫轮流把夜守，各处预备都有人。巡司听说防备好，可把你们劳了心。绅士一同回家转，老爷吩咐带忠成。这是白银三十两，时绳钱铺过的平。本司亲自交于你，赏格不少半毫分。忠成叩头把恩谢，顺手接住雪花银。黑心得了白银子，喝喝喜的转回程。忠成得银回家转，那时苦了董圣人。山林一天未吃饭，身上砍伤又加刑。两只手膀缚肿了，脚板磨去皮一层。那时八月夜间冷，神父无衣战战兢。天亮巡司吩咐走，把总传令要拔营。董公倒在平地上，口里不住只是哼。保正一见心不忍，口内连把老爷称。此人脚肿路难走，老爷格外要施恩。小的上街把人请，抬着一路下谷城，巡司言说我不管，随你请人不请人。

二十三

宗林本地刘保正，是个热心快肠人。连忙上街把人请，即速请了两个人脚价盘费都有我，不得少你半毫分。保正脱件旧汗褂，他与神父披在身。又买一双新草鞋，他与董公足下登。拿了四个大馍馍，神父饿了你好吞。保正将事安排定，吆喝一声拔了营。喊叫吩咐把案带，保正跟到下谷城。此时八月二十二，那天连夜赶进城，把总带案把城进，巡司那天未进城。一干教友气带定，进了都司大衙门，门军拿帖往内禀，总爷带案在辕门。大人闻听门军禀，速急换衣把堂升。吆喝一声把堂坐，灯笼火把一片明。把总堂上把案请，站在一旁说原因。卑职带兵把山进，拿住教匪共十名。本处教匪有九个，外有一个是洋人。大人高升把案问，问他同伴有几人。都司传下一枝令，吩咐左右众兵丁。本处教匪我不问，端讯外国一洋人。

二十四

吩咐一声把案带，两旁不敢慢消停。神父带到大堂上，保正一旁看得清。都司堂上开言问，你是西洋那国人。明知我圈把教禁，你们端要中国行。不服你的好大胆，竟敢各处乱糊行。神父这的回言答，替主传教救灵魂。我们行事正公正，不知怎么是糊行。都司拍案大发怒，胆敢强口不认承。吩咐与我把嘴掌，二百掌嘴不容情。倘敢强口不招认，大人还要动大刑。董公见都司动怒，不言不语不做声。好比绵羊落虎口，大鹏折翅难飞腾。都司见他他不招认，吩咐手下用大刑。两边人役齐动手，两腿打得血淋淋。喊叫责打一百棍，一百军棍痛切身。这个教匪心好硬，明日送过县衙门。吆喝一声把堂退，将他锁押在头门。第日就是二十二，县官放告悬辕门。都司吩咐把按送，兵丁传令不消停。人役将案齐带走，一时来到县衙门。

二十五

差役不住往内禀，三班六房不消停。县官坐在大堂上，顷刻打鼓把堂升。喊叫一声把案带，人役吆喝怕杀人。神父教友都带上，前后共计十二名。知县堂上开言问，你是西洋那国人。你的名字叫什么，一路同伴有几人。他们都往那里去，说明本县有生成。董公见问随答应，我是拂郎济亚人。名字本教董文学，今日就是我一人。并无那个来同伴，未得同伴什么人。县官听说怒气生，胆大教匪了不成。本县带兵把山进，你们同伴有四人。怎么你说不晓得，如何你说不知情。上司有命把教禁，不准容留西洋人。你敢达例中国进，到处下药迷惑人。本县亲拿自凭证，胆大强口不认承。吩咐把箱来抬上，抬在大堂看分明。人役将箱来开定，摆在大堂看得清。圣爵祭衣与祭饼，还有苦像与祭巾。内有几尊圣母像，圣油还有一大瓶。

二十六

日课经书摆在地，写的洋字识不清。话说此书是什么，书是符法上面存。神父这里回言答，不为符法邪事情。所用日课弥撒本，祭献天主救世恩。县官闻言把话讲，恭敬天主是何心。不为迷人不惑众，要向本县说分明。仁慈神父回言说，恭敬天主救灵魂。劝人孝弟与忠信，圣教天主至一尊。引人为善做好事，劝人戒恶保良心。不犯天主十诫命，圣教四规要遵行。县官言说放狗屁，无所不为乱糊行。既说劝人要归正，怎么有些妇女们。奸淫邪盗就是你，坏人名节罪不轻。现有妇女为凭证，偏敢强口不忍成。神父回言我教理，禁止私欲并偏情。不作一切非为事，无非要逃地狱刑。县官这里开言说，你的什么装在瓶。你们在外把药下，吃了你药迷着心。将人迷住就挖眼，取得眼水就装瓶。说了实话背了教，本县放你一条生。

二十七

隐瞒一字不招认，处死大堂不容情。神父回言犯么法，我将何物来招承。你说将我来处死，一死报了吾主恩。县官拍案叫声打，责打五百不容情。本县今日治你罪，看你招承不招承。可恨县官心太狠，两腿打得血淋淋。保正看见心不忍，拜跪大堂禀一声。此人本是冤枉事，老爷施承要量情。虽说他今在传教，本是早晚劝解人。小的相隔不多远，凡事小的得知情。真正为好无别意，老爷高升要原情。知县一见保正禀，手拍供案发怒声。上司告示津各郡，捉拿教匪要认真。不但隐藏你不报，胆敢当堂求人情。论例本县将你办，看你是个忠实人。喊叫与我滚下去，休管这件闲事情。保正一见心不忍，望着董公泪淋淋。慢慢爬下大堂口，不由一阵好疼心。世上那有这种事，不分皂白冤屈人。保正当时回家转，一路之上自叮咛。

二十八

按察司复审

不言保正回家去，更把董公说得明。虽然谷城把刑受，口供未得半毫分。县备吩咐带下去，拿牌收进监牢门。神父教友监牢进，个个哭的昏沉沉。这回苦情说不尽，且看下次再么行。监牢恰恰两天正，谷城知县备公文。文书一来就封定，带到大堂又换刑。当堂齐把脚镣定，吩咐解到襄阳城。河下差船预备就，顷刻之时要起程。解差答应是是是，喊叫一声带犯人。神父教友前面走，后跟解差人八名。来到河边把船上，横身上下捆了绳。个个船上不能动，一天茶水未沾唇。此离襄阳一百四，下水一天到了城。船到河坡近了岸，上坡齐进小北门。顺走大街往前进，县衙不觉面前存。

二十九

看的百姓纷纷论，男女人犯一大群。神父教友大堂等，差役进衙去投文。知县拆开文书看，人犯共计十二名。吩咐拿牌收内禁，本县明日把堂升。第二就是二十七，县官将牌挂头门。今日午堂要听审，晓谕叁班六房听。尔等准备不违令，一点就要把堂升。人役两班伺候定，达令责革不容情。三班一齐把堂站，六房忙得不消停。吆喝一声老爷坐，看的百姓乱纷纷。吩咐把案齐带上，两边人役不绝耳。董公带到大堂上，下边跪着教友们。知县堂上开口问，你是西洋外国人。为甚劝人把教进，进教有个么原因。当着本县说实话，本县自必有生成。神父就说他进教，恭敬天主教灵魂。盼望天堂把福享，免堕地狱受苦刑。县官这里把话讲，你那说的理不行。本县讲与你们听，为人在世要认真。一朝有了真家当，施舍财帛与金银。

三十

出任就把高官做，四季穿的是绸绫。吃好嗑好把福享，就是天堂一福人。你们今日传邪教，拿到官前受苦刑。就室儿女不得见，手足弟兄不相亲。抛别父母为不孝，虽有田地不得耕。坐监坐牢把罪受，白白死了是何心。监牢就是活地狱，任你有翅难飞腾。我劝你们背了教，把教背逆有生成。苦像用脚踏碎，祭品什物用火焚。堂上具结立凭证，本县放你转回程。董公当堂不答应，教友一旁不做声。县官见他总不肯，个个当堂来受刑。吩咐人役带下去，一齐收押在头门。县衙过了十天正，送到上司府衙门。前任知府离了任，这个知府甚慈心。知府他把董公问，你是外国那的人。那年你把中国进，那年来到湖北行。一路同伴有几个，还有几个什么人。董公回言就是我，并无别的什么人。谷城山里来传教，劝人进教救灵魂。

三十一

诚心早晚把经念，感谢天主造世恩。这是我的实情话，并无假言尽是真。知府审问无别情，堂上未曾来动刑。前日上司文书到，本府将你解省城。尔等立心要惜命，后来必须有生成。一声吩咐带下去，差役答应不绝声。府衙住了三天正，知府行文要动身。大堂以上把名点，男女人犯十二名。黄堂吩咐把案解，一路之上要小心。倘若逃了一个人，尔等性命活不成。差役答应是是是，大人不必细叮咛。上前叩头把恩谢，当时起解登了程。神父教友多劳苦，个个黄瘦不像人。在路行程半个月，不觉到了湖广城。随同解差把城进，来到按察大衙门。知府文书往内进，门军拿文往上禀。按察打开文书看，吩咐差官去点名。站在大堂把名点，人犯共计十二名。拿牌押到候审所，大人明日把堂升。差官喊叫把案带，门军答应不消停。

三十二

神父教友把监进，从新个个又换刑。大人传下一枝令，明日午时审犯人。各样刑法预备定，一同聚会到辕门。差官一声得了令，晓论衙内众兵丁。大人明日午时审，准备伺候要小心。哪个误了若不到，责打四十不容情。备令已毕辕门等，人役兵丁乱纷纷。咕咚三声追魂炮，大人顷刻把堂升。吆喝一声把案带，刀枪剑戟一片明。弓上弦来刀出鞘，喊声接应到头门。差官提牌前面走，后跟神父教友们。教友一同往前进，来到生死大衙门。带到大堂齐跪定，按察开言问原因。你就是个下药汉，共计迷了好些人。挖了几个人的眼，割了几个人的心。你向本台说实话，免得本台动大刑。神父这里回言到，我是拂郎济亚人。我的名字董文学，传教就是我一。

三十三

不知怎么是挖眼，不知怎么叫割心。非礼之事不会做，只晓劝人救灵魂。
按察闻言怒气起，胆大教匪死得成。尔等假装为传教，腹内包藏祸害心。
哄人银钱好使用，引诱愚民把教遵。有钱与你好教友，无钱与你就挖心。
做出一切无端事，还敢强口不认承。董公将言忙回禀，口称大人你是德。
既有挖眼割心事，到是眼见是耳听。为官要把情理论，捏造恶言乱人心。
既有此事何凭证，拿住凭证才是真。无凭无据把我害，纵然一死不甘心。
按察听说要凭证，现有民女高童贞。尔等教匪都在案，强口舌变不招承。
董公闻听高童贞，此女圣教本有名。清洁仁爱教友女，立志苦修当童贞。
不出三门并四户，谨守深闺信德真。我等相见如父女，相敬如宾礼貌清。

三十四

大人为官要评论，坏人名节欺了心。按察拍按怒气生，开言速问高童贞。
什么药儿把你害，吞在腹内就迷心。只管当我来招认，说了实话放你生。
不然就把大刑动，要想活命万不能。童女闻听按察问，拜跪大堂说原因。
小的本是天主教，恭敬天主是实情。早晚祈求把经念，报答天主救世恩。
非为之事不敢做，十诫四规记得清。这是小女实情话，不敢虚言哄大人。
按察听说是童贞，立个方法要辨清。吩咐手下熬药水，药水内面染白绫。
顷刻一时色染就，当堂要识高童贞。真正是个童贞女，颜色依然甚鲜明。
倘若不是童贞女，颜色当时就变青。这个方法立的稳，即时知道假和真。
吩咐与人令他戴，箍在额头识他心。童女跪在大堂上，官员人役看得清。
放在头上多一会，颜色不改甚鲜明。大人一见是实事，再不究问高童贞。

三十五

吩咐令人带下去，本台今日要申明。开言又把教友问，尔等俱系谷城人。就该安分当百姓，伙同洋人乱糊行。明知有令把教禁，违命不遵罪不轻。进教有些什么好，你将好处说我听。教友这里开言说，我说实话大人听。普天只有一个王，惟有天主他至尊。无形无像真主宰，至尊无对一纯神。人生有恩需当报，造世救世赎世恩。恭敬天主是好事，盼望救灵是正经。故此我们都情愿，未吃药饵迷了心。按察这里开言说，你们尽是糊涂人。这般苦楚都受尽，事到于今还哄人。尔等既说天主好，天主在天谁看清。能够与你来说话，能够与你做事情。教友一旁不答应，董公开言说原因。他是上方一主宰，肉眼岂能看得清。全凭吾主圣经训，点点的确是真。按察这里开言说，你将邪教劝他们。你给他们什凭证，后来怎么记得清。

三十六

仁慈神父回言答，那件事儿记不清。我劝他们把教进，最要紧的是灵魂。先前与他付圣洗，后来与他坚振行。立了圣名有定位，临终之时好诵经。恳祈圣名求天主，祈求天主救灵魂。所犯诸罪都要赦，宽炼灵魂往上升。这是圣教真本事，树木无根焉得生。按察这里开言说，你说此话不中听。国家屡次把教禁，既好就该准你行。不然不得出告示，捉拿尔等为何情。行事不合中国意，将你一等要扫平。吩咐与我抬夹棍，不动大刑不招承。两旁吆喝得了令，夹棍夹起董圣人。喊叫一声得绳紧，鼻内口里血淋淋。问他招认不招认，若不招认再紧刑。当堂上了三夹棍，口供未得半毫分。吆喝一声来放下，真个死人睡地平。人役上前摸一把，口称大人在上听。此人已经绝了气，快用凉水喷顶门。人役他把顶门喷，董公已死又复生。

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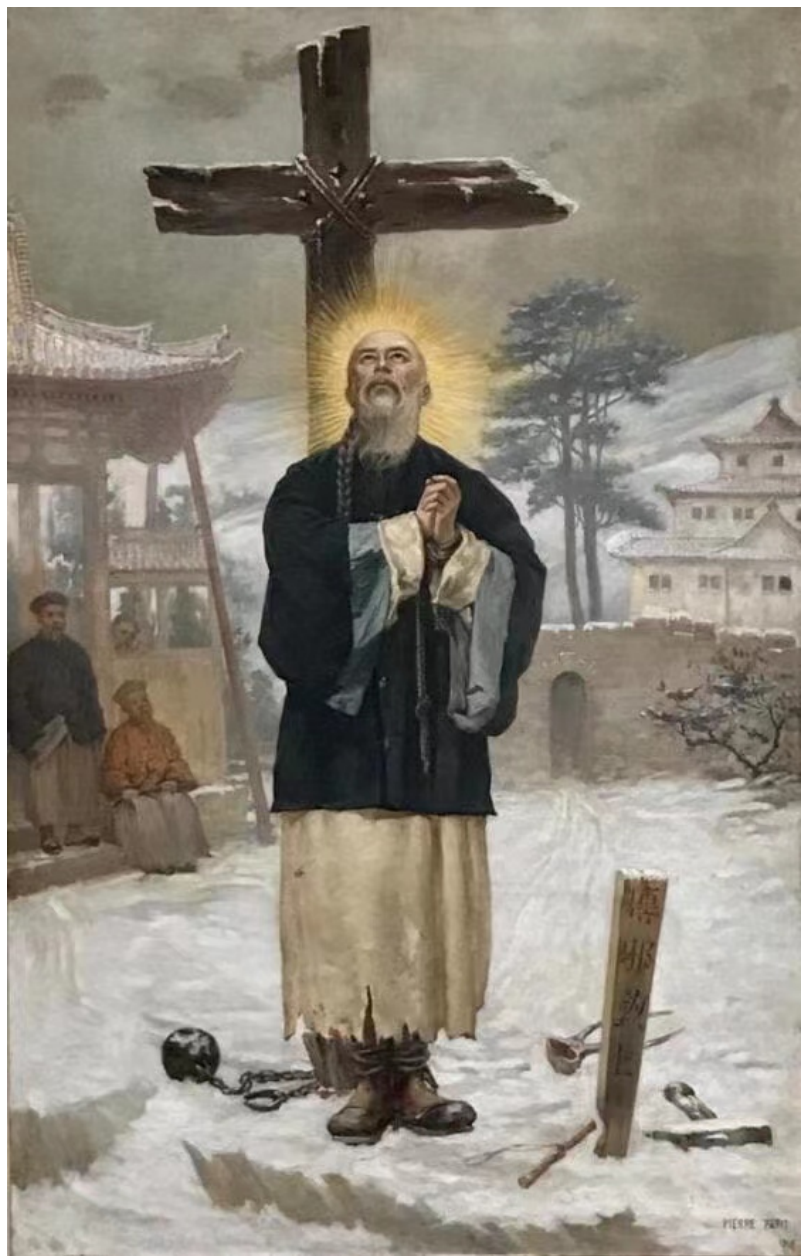
吩咐兵丁搬过去，转身又审教友们。尔等均该是教匪，学习邪术好害人。惯做此事为生计，谅你不肯说实情。若不将你来整顿，越做越多坏事情。吩咐人役抬夹棍，个个与他上大刑。喊叫一声把绳紧，个个头上走真灵。这个刑法狠不狠，不死也去皮一层。有的口中在流血，有的翻着两眼精。有的只剩一点气，有的死了又还魂。受尽苦刑不招认，情愿致命丧残生。按察见众不招认，吩咐收进监牢门。本台改日更审问，总要审出他实情。嗣后过了十天正，又提神父教友们。按察大堂来审问，尔等好好说实情。今日若再不招认，管叫个个活不成。董公当堂随答应，不知什么是实情。每日只晓敬天主，只晓早晚念圣经。救人灵魂最要紧，不知何为叫害人。你说与我刑法受，任你用个什么刑。不过今日要我命，惟求一死称我心。

三十八

按察一听如雷震，尔等硬不怕大刑。今日从新把刑换，一个木架做的精。做的如同十字样，上面缺少三个钉。正在上面挖个眼，上下绑的尽是绳。一声吩咐把刑动，人役不敢慢消停。忙将董公来抓住，绑到木架正中心。喊叫一声捧上架，离地略有五尺零。四人用力一摇动，看你招承不招承。董公他也不喊叫，口的也不说是疼。悬在架上多一会，真正两个多时辰。官员人役将他看，只见脸上发笑形。这种刑法他不怕，还该用个什么刑。按察他也无可奈何，转面又问教友们。他今受刑不招认，本台改日再换刑。尔等一同把他望，若是不认照样行。有个教友邵延福，达尼老是他圣名。跪在大堂朝上禀，大人为官要想清。我们尽是好百姓，俱是安分守己人。不但不会做歹事，就是丑言不出唇。谨言慎行守规矩，谦恭忍让立德行。

三十九

妄为之事不敢做，教友均系良善人。大人高升要评论，我们屈情不屈情。
按察拍案说强口，三十掌嘴不容情。延福挨打心难忍，望着董公泪淋淋。
只称神父我难过，只怕有命活不成。神父与我把经念。恳祈天主赦罪人。
董公当堂把经念，祈求天主救灵魂。按察一见哈哈笑，人役发笑不绝声。
吆喝一声把堂退，仍然收进监牢门。延福过了三天正，监牢之内把命倾。
灵魂直往天常去，永远不灭享长生。



董董文学传 下篇

总督衙门定罪

一

嗣后按察事不问，也无动静也无音。忽然一日又传令，吩咐人役与兵丁。大小今日上司去，即速准备莫消停。差官随传一枝令，人马纷纷聚辕门。只听咕咚叁声炮，大人堂上把轿升。顺走大街来得快，来到总督大衙门。门丁拿帖往内禀，制台顷刻把堂升。云援一响落了轿，差官连忙开中门。按察上前把安请，口称大人可安宁。制台吩咐列了坐，二人堂上问原因。月前襄阳解来案，教匪计有十二名，可曾照案将他问，可曾审出他实情。按察拱手忙回禀，口称大人在上听。此案卑职把他讯，无有一堂不用刑。各样刑法俱用尽，口供未得半毫分。不知用的什么法，什么邪术护在身。特见大人来请令，大人吩咐怎样行。总督听说就传令，将案提到我衙门。

二

本部明日将案审，定要审出真实情。按察遵了总督令，即速回衙就点名。以前解来十二个，监牢死了人一名。吩咐把案齐带定，送到总督大衙门。见了大人速交令，就说拖死犯一名。以前本是十二个，如今只有十一名。人役喊叫得了令，一齐拉出监牢门。差役拿令前头走，后跟神父教友们。马步兵丁把案带，刀枪剑戟紧紧跟。顺着大街走得快，不觉到了大衙门。中军不住往内禀，大人传令把堂升。人役一齐把堂站，上下吆喝不绝声。差官报门案带进，总督吩咐去了刑。开言就把董公问，你就是个西洋人。是谁引你中国进，一路同伴有几人。走了几个什么省，到过哪些州县城。那年来到湖北境，住到湖北基地名。为何劝人把教进，怎么好哄我国人。你向大人说实话，免得大人动非刑。董公当堂将话论，我本是个传教人。

三

上替吾主立表样，下劝世人救灵魂。父母膝下把孝尽，手足弟兄不伤情。非礼之地不可践，非礼之言不可听。私欲偏情概禁止，不图财帛与金银。劝人行事要秉正，禁止奸盗与邪淫。恭敬天主尽本分，别无他意半点情。为人要把心放正，不知怎么是哄人。你说与我非刑受，任凭用个什么刑。任你将我用刀刮，任你把我点天灯。我的肉身交与你，任你把我怎样行。今日只有一个命，难道两个命不成。总督一听怒气生，当堂尽敢抵大人。我国主子先有令，不准容留外洋人。违了我国主子令，藐视王章罪不轻。不动大刑不招认，看你招承不招承。人役一声得了令，炭火烧了一大盆。左边过来人四个，右进又来人四名。喊叫一声齐动手，董公打倒在地平。

四

周身衣服剥干净，五花大绑上了绳。火练一根盘在地，董公跪在上面存。腿上打了两火印，火铁又烙前后心。可狠总督心好狠，横身烙得油淋淋。人说如德亚国狠，更比如德狠十分。董公至死不招认，制台吩咐又换刑。连叫铁匠打铁印，四个大字上面存。邪教和尚四个字，凌辱圣教欺了心。喊叫人役将他捆，忙将火印烙顶门。这些刑法狠不狠，董公忍受不做声。只因他听天主命，口称耶稣圣母名。连叫圣母可怜我，耶稣救我不绝声。总督见他招不认，回转又问教友们。因他一人不安分，连系尔等受苦刑。汝等一同把教背，放你个个转回程。你替大人将他打，打他一下问一声。问他传教不传教，问他哄人不哄人。用手将他胡须扯，头发胡须扯干净。你等当堂立凭证，各自逃身转回城。五个教友听他命，五个教友不毁心。

五

他们上前用手扯，发须扯得干干净净。有个教友心不忍，捡些胡须藏在身。带在身旁如珠玉，你们今日黑良心。董公心里难得忍，好似乱箭穿他心。受刑万状我不悔，情愿舍身救灵魂。尔等今日把主背，背了天主伤我心。眼见灵魂不能救，辜负吾主救世恩。总督又将董公问，到底毁心不毁心。董公言说我不悔，不过将我油锅煎。任你抛到刀山上，想我悔教万不能。这句话儿抵得狠，恼怒总督周大人。什么邪术将身护，不怕刑法了不成。吩咐手下杀黑狗，速将狗血淋他身。用碗狗血要他嗑，倘若不嗑再动刑。两旁人役齐答应，接了狗血一大盆。将口打开要他嗑，又用狗血淋在身。一盆狗血俱用尽，董公也像血糊人。总督又将董公问，大人有言听在心。你把苦像用脚踏，我今放你一条生。董公一见心不忍，抱着苦像苦尊亲。

六

人役一把夺过去，将像抛到污秽坑。董公心里实难忍，眼泪不住往下倾。可叹我的救世主，今日落在污秽坑。你们不过要我命，轻慢吾主伤我心。又见众官将言问，我今有话说你听。你为什么不惜命，你为什么不贪生。怎么要把刑法受，未必不是肉长成。你把十字来踏断，我们一同去要恩。务望一定把情准，望望大人赏你恩。大人台前把情讲，饶命转回西洋城。董公闻听随答应，十字原是我的根。为人一生莫忘本，忘却根本枉为人。万里江山凭十字，未得十字坐不成。买卖田地凭十字，为得十字有人争。但凡大事用十字，非有十字事不成。你们逼我踏十字，十字为何恼你心。总督吩咐分抬像，抬个魔像泥木身。魔像放在大堂上，令公上前把理行。望着此像拜三拜，大人把你也生成。董公绝意他不肯，到底算个什么神。

七

你们敬他求感应，就是你们活先人。我国未有这件事，只晓天主是纯神。总督又传一枝令，白衣与他穿在身。此衣你们什么用，好好说与大人听。董公一见将他问，此衣吾主留的凭。黑落德王将衣赠，凌辱吾主是痴人。此衣身穿丧的命，故此我们要报恩。此下一千有余载，祭献吾主是凭证。大人堂上哈哈笑，人役讥笑不绝声。可算是个好汉子，吃了匾担横了心。尔等立心不要命，当堂画押莫心毁。五个教友把押画，董公画押卷里存。一齐又把监牢进，总督文书进了京。刑部大堂把罪定，绞决董公人一名。其余随教不招认，发配广东去充军。刑部文书齐封定，各省案齐再发文。嗣后总督未审问，八个多月未动刑。董公监牢真可怜，横身肿得一般平。茶水口里不想嗑，饭食腹内不欲吞。难说有人在伺候，到底没有一安宁。

八

思想家乡眼流泪，不由一阵心不疼。在家一心要远走，来到中国救灵魂。爹娘阻拦我不肯，天主台前把功成。我有什么功劳在，什么善功悦主心。坐监坐牢我心愿，受尽非刑不毁心。我的补赎做不够，上等痛悔罚不清。祈求天主宽免我，我今是个大罪人。山海远隔难通信，痛儿爹娘不知情。想到此间心不忍，珠泪滚滚往下倾。跪在监牢修书信，叩禀高堂二双亲。玉骷历年可安好，手足同胞谅清平。儿今离别有六载，未甘奉旨是罪人。指望养儿把孝尽，谁知空费一场心。今日只落来个信，父母台前报大恩。劝父不要把儿想，劝娘不用挂在心。父子情肠难割舍，生离死别有定评。但愿爹娘无疾病，但愿爹娘福寿宁。但愿吾主来照应，但愿圣母时看承。在生不能把孝尽，死后报答养育恩。纸短情长言难尽，叩禀爹娘莫忧心。

九

日后再想见儿信，除非死后又复生。书信写毕来封定，信皮外面写得清。
不孝之子董文学，跪叩堂上二双亲。

董圣人升天

那时监牢不要紧，准许教友出入行。来个教友凤安德，特为盼望董圣人。
教友一同把监进，见了董公把礼行。神父可是受了罪，说着眼泪往下倾。
董公言说不要紧，不用替我来伤心。为人要听天主命，切莫失望伤了心。
恭敬天主有照应，吾主必不负你们。回家早晚尽本分，相劝儿女要热心。
神父今日嘱咐你，千万莫忘天主恩。教友一齐来答应，神父大人劳了心。
董公又来将言问，有句话儿你们听。外面与我常打听，可有神父到来临。
见了你就说我请，接他到此有事情。这件事儿最开紧，早晚打听要留心。

十

教友答应是是是，离别董公起了身。心想哪里有神父，我到何处去找寻。
教友都说是难事，除非天主赏赐能。恰恰有个杨神父，我到何处去找寻。
这位神父名安德，他是直隶顺天人。听说董公遭大乱，心中早晚不安宁。
一心想要来盼望，不觉到了湖北城。杨公他把省城进，教友将将出城门。
不料当面来看见，这可是个大事情。神父连喊顾安德，教友回称杨神父。
杨公低声将他问，董公下落可知情。教友答应我知道，现在总督大衙门。
监牢遵了他的命，找个神父到来临。那料今日会来见，天主赏赐真全能。
这个机会真凑巧，可见董公事该成。杨公言说引我去，教友回言跟我行。
穿街过巷来得快，监牢就在面前存。神父暂且你站定，带我上前去叫门。
禁子举目朝外望，来的又是凤先生。教友答应说是我，又要劳动你的心。

十一

禁子言说不要紧，你我具是自己人。顺手开了门一扇，神父教友往内行。董公正在把经念，忽听有人喊圣人。举目抬起头来看，杨公走到面前存。上前一把来抱定，两眼不住往下倾。说了一声你好苦，翻身便倒在地平。杨公心里难得过，气塞咽喉不做声。跟随先生忙抱定，连喊神父几十声。恰到有气连声叫，杨公慢慢又还魂。坐在地下悲声放，铁石人们也泪淋。今日你受这个罪，叫我如何心不疼。为的替主尽本分，为的世人救灵魂。落得这个好光景，受苦受难谁心疼。监牢哭坏杨司铎，教友一旁恸伤情。董公不住眼流泪，安慰杨公他的心。你今不要长悲泪，不要劳费损精神。我来替主尽本分，罚我补赎要耽承。生我只有这个命，赞主教灵不虔心。劝你不要把我叹，劝你不用挂在心。你今替主尽本分，天主务必赏你恩。

十二

我若日后把命尽，烦你与我念句经。祈求天主宽免我，死后不忘你的恩。还有一事最当紧，此事务必要劳心。请你与我把工办，办了神工尽了心。相帮念经把罪赦，恳祈天主赦罪人。杨公言说好好好，这可是个大事情。况且监牢不安静，人眼稠密恐难行。董公开言忙吩咐，叫声教友凤先生。你向几个老板说，叫他说话莫高声。请到外面坐一会，退候一时感人情。禁子连忙来答应，大家一起走出门。董公神功来办定，神父念了赦罪经。办毕神功把心尽，董公哭得很伤心。我今写了一封信，不知何日带回程。二老爹娘都不晓，手足弟兄不知情。圣人又把杨公请，这封书信要劳心。费心劳交毕主教，少到台前问安宁，与我说到多多拜，拜托主教老大人。有人转回西洋去，将信带与二双亲。家信一封最关紧，切勿遗失要记心。

十三

教皇恩典未曾报，在生枉为一个人。杨公言说我知道，你今只管放宽心。包原与你带得到，一定带回西洋城。杨公告辞身方动，赏了禁子二两银。烦你早晚要照应，拜托事事要看承。禁子施礼言多谢，多谢老爷颇费心。时刻着人来伺候，老爷千万放宽心。杨公离了监牢走，一心奔往河南城。带了董公一封信，要交主教毕大人。既去杨公我不论，回头再明董圣人。开言叫声众教友，我有一言听在心。相帮与我把经念，祈求天主要赏恩。我若一命身死后，不得辜负你们心。教友都听董公命，一同跪地念圣经。望着董公将经念，恳祈天主赦罪人。董公大事安排定，只等后来到上文。监牢囚犯多得很，也有一半是歹人。看见董公伤迹痕，他们心里也惨情。都说传教不犯禁，劝人进教学好人。我们出世不务正，拦路劫抢杀人。

十四

犯过多少好大案，不畏王法乱糊行。坐监坐牢犯罪受，认死总是不招承。各样刑法都受过，还未受过他那行。可算是个硬汉子，临死他也不认承。我们一同把监坐，不知谁死与谁生。囚犯监牢纷纷论，上司那天到了文。总督接文不达令，当时监牢提犯人。先提五个江湖盗，拿牌又提董圣人。教友只说到了令，曾恐堂讯有生成。一个教友得了信，听说来了一封文。董公事情不妥当，跟随一旁看分明。喊叫人犯齐带走，大人当堂点了名。吆喝一声来绑了，个个红衣披在身。五花大绑用绳捆，追命旗儿捏背心。先写五个江湖盗，斩决犯人共五名。又将董公用绳捆，一个木牌写得清。上书教首董文学，下书绞决犯一名。斩官吩咐把案带，刀枪摆的一片明。连放三声追魂炮，个个头上走真灵。惟有董公他听命，情愿一死报主恩。



十五

顷刻来到法场上，看的百姓乱纷纷。喊叫闲人闪开路，轰的一声怕杀人。先斩五个江湖盗，董公跪地在念经。一声吩咐抬绞架，吆喝一声来紧绳。圣人绑在木架上，人役忙得不消停。三绞三放追了命，灵魂不觉离了身。他怕董公未绝气，照胸三脚踢吊心。看的百姓眼泪流，都说死得很伤心。个个百姓闲谈论，斩官又传一枝令。不准死尸下绞架，晓谕三天示众人。董公圣身悬在架，脸上格外放光明。死后更比生前胜，好似桃花来妆成。周身伤迹无半点，天主光荣无比能。百姓都说是奇事，看他不像死尸形。不怕那时把教禁，当时还有奉教人。死了三天来显圣，这个圣迹显的明。从空悬个十字架，明明朗朗大现形。日间好像一疋布，晚来好似红火云。一连悬了数日整，武汉三镇看的清。十字悬在空中里，圣迹映到北京城。

十六

日月失光白云少，乌云遮住紫京城。金銮殿上把灯点，文武参驾不见君。道光王爷心害怕，莫非要塌北京城。传旨召选钦天监，道光皇爷问原因。自朕登基把位坐，已有二十又一春。从来未见这件事，什么缘故日不明。卿等管理钦天监，国家有个大事情。莫非那国要造反，想夺孤的九龙廷。你们早晚观天象，将话说与为王听。众臣当殿齐奏本，我皇万岁龙耳听。臣等夜晚观天象，国家不久有刀兵。我皇违了上天命，恼怒上帝降杀星。主上若不认己罪，从此以后不太平。天降魔王扰天下，闹得国家不安宁。我皇万岁要谨慎，祈求上帝要赏恩。道光皇爷准了本，当时召选文武们。皇王金殿传圣旨，晓论我朝众大臣。赶紧与王做就表，齐戒沐浴要净身。皇城高筑室一座，上下俱用五色绫。铺毡结彩预备定，金炉不住把香焚。

十七

周围齐把彩灯挂，轮流伺候要勤心。整冠来带皆端正，为王御驾亲自临。卿等排班要齐整，御前待衙聚午门。御林军兵前开路，保驾将军不离身。皇上龙凤车中坐，祈求上天要赏恩。文武百官伴圣驾，刀枪排的一片明。一日三次把台上，早晚殷勤甚虔心。哪个违了王的令，立斩午门不容情。文武百官都听令，并无一人心不诚。皇王上台把表进，重罪求赦要移轻。道光王爷醒悟了，准许世人把教遵。再他不敢把教禁，再也不说是匪人。再也不违天主命，早晚祈求甚虔心。此是道光手里事，二十一年是实情。这是皇王心腹病，隐藏腹内不做声。恐怕外人知道了，进教又要把教行。密旨一道传各省，莫说圣教是歹人。设若不遵王的命，削职离任去充军。不准官员把教阻，从此再莫乱糊行。知道假装不知道，皇王有错不说明。

十八

董公就是那年死，九月十一丧的身。那天是个瞻礼六，午时三刻命倾身。教友商量要收殓，急忙着人去打听。若是圣尸御下架，我们好去收尸形。几个教友来得快，来到法场看分明。人说大人他不准，不准有人收尸形。那个违了大人令，依律治罪不容情。教友一时无可奈，心想花费几两银。出了银子三两正，私自买活手下人。吩咐更深要夜静，你们到此莫露声。急速备办棺两口，一个假的一个真。假的我把封条上，真的你们就装人。我们抽张把底换，莫等外人得知情。教友答应好好好，今晚就是这样行。进城就把棺木买，两口棺木往外行。假的石头装在内，真的去装圣人形。当时抬来城门外，等候三更把事行。眼见红日带西转。城外夜静少行人。教友派人杀进场，忙将圣尸抬回程。抬到家中用水洗，身上从新换衣巾。

十九

教友一齐把经念，连夜埋葬洪山坪。嗣后教友刊碑记，碑记上书董圣人。
教友回家细思想，董公死得真惨情。越思越想越忧闷，个个忧闷好伤心。
人说吾主死的苦，他比吾主不差分。吾主受刑只一处，就在比辣多衙门。
董公今日受的罪，谷城襄阳到省城。吾主曾把刺冠带，他受火印烙顶门。
主受唾面与掌嘴，他的须发拔干净。吾主曾将醋胆饮，他今狗血腹内吞。
吾主受过鞭责苦，他今受过板打刑。吾主背负十字架，他今木架受非刑。
旧日木架将主钉，他今木架把命倾。主死两旁钉二盗。他今赔斩五犯人。
吾主死时利剑刺，他今三绞追了魂。处处效法主表样，无有一处心不疼。
人说如德亚国狠，这比如德狠十分。想到此间心难忍，忽然一事又关心。
几个教友同议论，将他圣物买回程。一日平了银十两，托人进衙去说情。

二十

门房师爷把情准，当将祭箱拾出门。外面封条俱封定，什物不差半毫分。
教友抬回家中去，遗留后来为凭证。

刘宗林还阳

教友劳心不必论，再说总督周大人。贪官受贿脏得狠，善取民财不满心。
百姓一同把京进，个个修本见当今。道光皇爷把罪定，拔官削职除了根。
死罪难逃活罪免，发到外边去充军。湖广总督官一品，成了皇犯大罪人。
道光二十二年事，也是九月到的文。九月十一一起解走，午时三刻动的身。
董公死了一年正，前后相应不差分。总督充军我不论，再说县官糊涂盆。
他在谷城做县官，无志无才又无能。监牢跑了拦江案，一监囚犯跑干净。
四路捉拿无踪影，派差密访无一人。上司要案要得狠，日夜急得只是哼。

二十一

他看事情不妥当，悬梁高挂一根绳。黑夜吊死二堂上，天亮差役才知情。师爷行文上司报，县官自缢把命倾。知府文书行至省，巡司奏摺进了京。道光皇爷把罪定，死后身上套钱绳。一付钱练将棺捆，安埋不准入老坟。此事道光手里事，二十三年是实情。可见天主有报应，赏善罚恶很公平。世界不得主照应，天下尽是作恶人。死后教皇得到信，董公致命丧了身。一封书信中国进，将公尸骨搬回京。主教田公接书信，亲到湖北来起坟。高搭棚彩来照定，主教大人念圣经。大人亲把圣骨检，银箱装就裹黄绫。九日虔备礼恭敬，大人礼毕要动身。主教搬骨起程走，教友哭得很伤心。因为救灵丧的命，叫人如何心不疼。董公祭箱来献上，交典主教田大人。圣物概行都在内，圣爵祭衣如祭巾。主教大人带回去，不负董公救灵魂。

二十二

主教回言好好好，可把教友操了心。尔等热心求盼望，天主自必要看承。大人江边把船上，教友拜跪送大人。主教开船动身走，个个教友哭回程。那时世界不安静，船公一路到清平。不觉到了江南省，圣骨宾到宁波城。嗣后过了数年整，来了主教顾大人。派人又把圣骨检，尸骨搬回西洋城。董公表衣装在在，交与圣堂来收存。吩咐已毕把船上，打罗开头动了身。过了多少大镇市，越了多少州县城。船过顺风似跑马，挂棚犹如风送云。在路行程走得快，上海不远面前存。到了码头把船定，即速换船又要行。主教当把洋船上，歇了一天又动身。平平稳稳把海过，天主仁慈真全能。船到海边摆了岸，派人回国送信音。教皇听闻人报信，当时吩咐文武卿。董公圣骨回来了，即速与我接进京。众臣不敢违皇命，一齐接到十字亭。



二十三

圣骨接进皇城内，金銮殿上把尸停。吩咐主教把骨验，打开银箱看分明。教皇亲自打安所，文武百官念圣经。建定九日做敬礼，教皇哭得很伤心。赞主救灵废了命，只见圣骨不见人，几多大人眼流泪，个个哭得是惨情。吩咐金鼎合御葬，彩棺套就致命身。百官一同把葬送，并无那个心不疼。增爵会内安了殡，外面大石掩了坟。董公大事安排定，劳费教皇许多心。董公他把圣迹显，处处圣迹显得灵。教皇准奏列了品，可是天主教忠臣。圣人天堂把福享，永远福乐享常生。吩咐中国把堂建，圣堂修在黄草坪。大堂就在谷城县，核桃沟里永垂名。

保正刘宗林来升天之奇妙

董公天堂不必论，再言保正刘宗林。喜欢神父和教友，是个热心快肠人。

二十四

董公遭难他不忍，他为董公操了心。董公今日把命丧，忽然一病上了身。日间不想茶和饭，晚来睡卧不安宁。两眼睁睁把命尽，灵魂不觉离了心。董公天堂眼看定，可是保正刘宗林。灵魂今往哪里去，喊叫不用往前行。保正回头朝上望，一眼看见董圣人，一个云梯拖在地，恶兽卧在路中心。保正一见心害怕，阻拦不能往前行，也学教友叫圣母，耶稣救我不绝声。喊了几声兽不见，保正走到面前存。施礼就把董公问，你是几时脱的身。屡次叁番问你信，路程远了信不真。有的说是你死了，有的说是不知情。谁知今日还在世，你我叙叙旧日情。离别几载未见面，如同隔了几十春。今日可是恭喜你，脱身缘故说我听。董公这的开言问，叫声保正刘宗林。我在省城底的命，把我三绞木架刑。我今列了真福品，我在天堂当圣人。

二十五

原日受难多谢你，劳你替我关了心。人生有恩需当报，不得负义忘你恩。
有心带你天堂去，可惜是个外教人。快去进教来领洗，得了主恩能救灵。
我今与你做主保，祈求天主赏恩。回家速把神父请，准备领洗救灵魂。
不要不得天堂去，千万莫负我的心。嘱咐言语谨要记，莫当狂风吹耳根。
我在此间将你等，快快与我急速行。保正叩头把恩谢，有劳圣人一片心。
辞别董公还阳转，悠悠一气又复生。一家老幼眼流泪，儿女哭得很伤心。
不归阴路归阳路，再到阳间过几春。正哭之间听说话，棺木内面有人哼。
当时揭开棺木看，果然爹爹还了魂。这可是个稀奇事，哪有死了又复生。
一家老幼都欢喜，惊动四乡左右邻。亲戚朋友都来看，个个都说有德行。
看人为人要行好，行好不用问前程。亲朋正在闲谈论，保正开口说原因。

二十六

各位亲朋请坐定，有劳你们费了心。非是我今不得死，有句话儿说你听。
在此传教董神父，他为教友把命倾。天主将他列了品，现在天堂当圣人。
原日董公遭大难，与他做伴下谷城。他今把我恩典倾，救我灵魂上天庭。
故此送我还阳转，求领圣洗得天恩。我若不把圣洗领，灵魂难逃地狱门。
叫我即速回家转，快接神父到家庭。再三嘱咐我的话，谨记务必照样行。
保正这里开言叫，我儿时发你是听。赶紧与我圣堂去，多拜神父要劳心。
时发尊了父亲令，迈步如梭往前行。翻山过岭来得快，神父终傅我父亲。
进堂双膝忙跪定，口称神父在上听。来接神父我家去，神父终傅我父亲。
高公开言将他问，哪里教友记不清。你今现在哪里住，你父叫做什么名。
时发见问忙回禀，神父我是外教人。我们就在黑沟住，我父叫做刘宗林。

二十七

离此约有四里路，故此要劳神父心。高公听说是外教，从头至尾问原因。既未奉教求领洗，终傅你父必有情。你今与我说实话，不然神父不应承。时发叩头忙回禀，神父大人请上听。我父得了忧虑病，死了一夜又还魂。言说看见董神父，他与圣人叙旧情。原日董公遭大乱，我父与他关了心。亲自送他还阳转，求领圣洗得主恩。不然不得天堂去，特接神父老大人。高公听他这段话，吩咐准备即速行。若不与他把洗代，天主降罪难耽承。时发前面把路引，后跟神父高大人。一路行程来得快，不觉到了保正门。保正看见神父到，上前叩头来谢恩。神父与他把洗付，坚振终傅完全行。层层礼节都做到，可把神父劳了心。预办酒席来款待，合家老少来谢恩。神父酒后回家转，保正吩咐送大人。一家大小来相送，神父嘱咐要热心。

二十八

不言神父回堂去，要把保正明一明。保正坐在草堂上，吩咐家中儿女们。今蒙天主赏恩典，从此进教要热心。我若日后身亡故，切莫失望冷了心。在家早晚把经念，感谢吾主救世恩。嘱咐言语牢牢记，莫负董公一片恩。保正家务安排定，过了三天命归阴。灵魂只往天堂去，他随董公上天庭。天主把他恩典赏，灵魂永远享常生。保正天堂把福享，永远福乐在天庭。死去活来才进教，真个有福刘宗林。这是董公一圣迹，再说忠成黑良心。贪财送了董公命，忽然一病上了身。得了鱼鳞并倒挂，鱼鳞倒挂活不成。死不死来活不活，饭食一点不能吞。银子尽行化完了，病疾未曾去半分。睡在床上连声叫，只说魔鬼显威灵。想到此间心好悔，当日不该黑良心。欲求天主赏恩典，曾恐天主不容情。心里一时难得过，口里黑水往外倾。

二十九

顷刻之时肚皮破，黑水流了几大盆。忠成一命身死后，魔鬼勾去他的魂。天主台前听审判，置下地狱受苦刑。茹达卖主忠成学，腹破脏裂同样行。教友地狱受永苦，保正灵魂上天庭。你看那好那不好，作事必须三思行。为人要学刘宗林，莫学教友黑良心。灵魂死后听审判，可见天主赏罚明。莫说善恶无报应，举头叁尺有神灵。董公他把圣迹显，处处尽是真实情。

李军门救子

这些话儿不细讲，再听杭州一段情。时在光绪年十八，这个圣迹显的灵。那年冬月十五日，此事出在杭州城。有个大人他姓李，原籍本是湖南人。提督军门巴图鲁，官名教做李翰兴。现在杭州把兵带，统领各誉马步军。他有一子李官保，年纪才有十二春。年将半百只一子，夫妇当作掌上珍。

三十

大人爱子如珠宝，好比天上降下星。只因顽耍失了手，烘燃火叶烧了身。周身衣服无半点，眉毛头发无半根。上下好似黑墨染，犹如煤炭来妆成。大人腹内如刀绞，太太好似箭穿心。夫妇二人抱头哭，口叫我儿心好疼。几多官员把城进，各路四处接医生。请来医生两个人，一同上前把病诊。这个话说不得好，那个话说火毒心。摇头摆手难得治，大人另去请高明。个个医生辞去了，大人哭得甚伤心。差官二次把城进，福音堂内接医生。大英医生来看症，口称大人请上听。少爷今日这个病，除非天神把病诊。非得仙丹难得好，火毒已经攻了心。心口只吊一点气，顷刻就要命归阴。大人闻听医生论，昏倒地下不做声。牙关紧闭面变色，气塞咽喉手脚冰。将官上前忙抱住，连叫大人不绝声。太太不住连声叫，吓坏家里老老人。

三十一

速用姜汤灌腹内，悠悠一气又还魂。大人哭说舍了我，眼见姣儿无救星。许多大人来相劝，多少师爷打总承。如今现有圣教会，天主堂内甚慈心。不妨抬到圣堂去，请托神父把病诊。倘若有缘治好了，方显天主有威灵。大人心里没有计，一言提醒梦中人。当时传下一枝令，吩咐哨官两个人。急派亲兵人四个，速将少爷抬进城。即速抬到圣堂去，多拜神父众大人。拿帖与我把安请，千万要劳神父心。大人致意多多拜，嘱咐言语要记心。四位神父共议论，当时与他把病诊。周身上下将药服，神父一旁念圣经。吩咐着人来看守，夜晚病房莫熄灯。神父与他做敬礼，祈求天主要赏恩。圣堂齐把弥撒做，四台弥撒尽举行。神父去到小堂内，将话说与修道听。你们一同做敬礼。九日虔备要热心。小堂当家董公妹，目下八十有二春。

三十二

他与董公把墓拜，武昌城外洪山坪。远隔千里来朝墓，不负同胞兄妹情。朝墓已事回堂转，神父一见喜在心。圣堂格外要洁净，早晚念经要虔心。正在商量做敬礼，不料你今转回程。董公遗留衣一件，交做经管代收存。快快你把圣衣取，带过圣堂把病诊。神父吩咐不违命，当时取出圣衣巾。即忙带到圣堂内，神父走进病房门。董公圣衣拿在手，吩咐盖到病人身。伺候人役齐答应，两个差官不消停。当时就把圣衣盖，病人安然不做声。神父圣堂弥撒做，修道小堂齐诵经。一连求的是天主，一边求的董圣人。圣人圣女做主保，董公圣迹显的灵。九日虔备将告竣，病人不觉起了身。周身伤迹无半点，就是白面一书生。虽然未得眉与发，更比从前胜十分。差官回营去送信，将话说与太太听。我们少爷伤迹好，今日一早起的身。

三十三

况且圣堂能行走，只说天主有威灵。少爷吩咐来把信，大人太太莫忧心。你这是个稀奇事，谁知死了又还生。大人闻听心欢喜，太太一旁笑盈盈。多蒙天主赏恩典，搭救我儿活性命。皆因我你不绝后，真正天主在看承。今日方知有天主。满城官员尽知情，文武官员齐道喜，人马纷纷集辕门。人人都说有天主，个个齐把舌头伸。众位大人把话论，去将少爷接回营。大人传下一枝令，吩咐合营马步军。速将队伍排齐整，大人圣堂去谢恩。马步兵丁得了令，准备伺候不消停。只听咕咚三声炮，大人顷刻把轿升。军门升了八台轿，前呼后拥闹沉沉。顺着大街走得快，看的百姓乱纷纷。那个言说有天主，这个言说有威灵。不言百姓闲谈论，一时来到圣堂门。圣堂吩咐三声炮，神父吩咐开中门。大人他把圣堂进，见了神父就谢恩。

三十四

一来天主仁慈大，二把各位劳了心。神父接进客厅内，谦恭施礼把身平。靖出少爷李官保，大人一见喜在心。真得天主儿将救，焉有性命到于今。吩咐上前忙叩首，感谢神父众大人。饮茶已毕告辞走，一齐送出圣堂门。大人施礼言不敢，愚弟敢劳神父们。躬身举手把轿上，父子一同转回营。马步兵丁前带路，后面提督李军门。穿街过巷走得快，不觉到了营房门。大人下了八台轿，中军帐里说原因。吩咐哨官人两个，大人有言听在心。进城与我把匾定，两块大匾满上金。神医妙术四个字，海外良心董圣人。提督军门巴图鲁，顿首敬叩李翰兴。期定腊月初八日，准备圣堂还愿心。命他赶紧把匾做，临期一定把工成。哨官回言是是是，二人进城不消停。招牌铺的去做匾，营门上了马快行。哨官领令把匾定，大人又传一令申。

三十五

差官一声得了令，晓论各营马步军。你等各营预备好，号衣战裙俱换新。枪炮旗号都准备，临期都要聚营门。那个违了大人令，责打四十不容情。吆喝一声得了令，个个营官把令遵。不觉至了初八日，大人令箭插辕门。吩咐人役将炮点，惊动各营马步军。带兵将官把马上，哨官忙得不消停。吩咐人马齐站定，刀枪旗号一片明。队伍站的多齐整，等候大人把令行。营官哨官齐站定，马兵步兵两边分。报马不住常来往。笙箫鼓乐闹沉沉。只听营门三声炮，大人顷刻把轿升。动身就把鞭炮点，枪炮放的不绝声。马队前面把路带，步兵不住紧跟随。金锣不住前引路，銮驾摆的一片明。黄绫包住金字匾，各样礼物办的精。抬的山珍和海味，满汉苏食记不清。二十四罐绍兴酒，还有鱼翅和海参。金华火腿无其数，五色彩缎甚鲜明。

三十六

内有四件狐皮袄，两对人高珠砂瓶。外绣一套龙凤彩，高挂圣堂正中心。礼物办的多齐整，抬着跟随一路行。队伍摆过五里路，相连接住圣堂门。合城百姓眼看着，都说天主有威灵。顷刻之间大人到，马步三军左右分。军门下了八抬轿，炮响三声开中门。当时吩咐把匾钉，金匾悬挂圣堂门。笙箫鼓乐多热闹，细吹细打不绝声。大人上前把匾拜，三跪九叩平了身。神父接进官府内，军门大人又谢恩。神父阻拦他不肯，今日一定把礼行。备办酒席来款待，大人叨扰说费心。酒过三巡杯落盏，大人告辞转回程。差官吩咐齐伺候，兵丁忙得不消停。军门大人前头走，神父相送出堂门。打躬施礼把轿升，炮响三声起了程。大人还愿回营转，将话说与太太听。太太一听心欢喜，我们从此把教进。恭敬天主有好处，望求天主救灵魂。

三十七

感谢天主能造世，真正无限仁慈心。董公事迹说不了，此是大略一段情。
光绪一十八年事，冬月十五可证明。董公他把圣迹显，可与天主把光争。
视之不见求之应，听则无声叩则灵。他为圣教致了命，如今相隔数十春。
圣堂盖在谷城县，圣墓现在洪山坪。圣衣遗留杭州省，圣骨殡在宁波城。
随后都搬罗马去，圣人念处显奇灵。无所不在处处在，处处都有董圣人。
奉劝教友要遵命，天主必不负我们。热心教友诵一遍，如赞圣人念了经。
这是一本致命书，万古千秋永垂名。我求圣人做主保，死后同你上天庭。

圣董文学神父传

弟兄姊妹们：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双日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他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希 12：1-2）

第一章 董文学的家庭及童年

圣董文学，原名若望·嘉俾厄尔·裴步瓦尔（S. Joannes Gabriel Perboyre, CM），法文音译为：让·加布里埃尔·白和部瓦贺。一八零二年一月六日主显节生于法国洛特-加龙省省卡奥尔西北廿五公里处，蒙格思蒂乡的普柯小村庄，从普柯步行到蒙格思蒂约半小时。那时法国大革命的反宗教火焰，略见平息，教会百业待兴，小文学在出生后的翌日便领受天主教洗礼，取名如他的伯父叫若望·嘉俾厄尔，这位伯父住在佳笃思的一个名叫『巍蓝丽堡』的旧居。

董文学的父亲伯多禄和他的母亲玛利亚·李嘉乐在一七九九年结婚后一直住在普柯岳家。夫妇都是农民，生有八个孩子，董文学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姐姐。其中六位献给了天主，包括三个成了圣味增爵（文生德保）创立的遣使会士，即：若望·嘉俾厄尔，中文名董文学：路易（类思），到中国传教，惜在中途逝世，壮志未酬：雅各伯，多年在巴黎传教。两个女孩成了圣味增爵与圣女罗意斯（1591—1660）合创的仁爱会修女，她们是安多尼德和玛利亚·贞娜（以后改名为安娜玛丽），前者亦来中国传教。另一个女孩玛丽爱德入了嘉尔默罗圣衣会，早逝。只有姐姐贞娜和小弟安多尼结了婚。

这个圣召家庭的组成和祈祷是难解难分的，父母的虔诚与孩子的圣召也是有联系的，董文学的父母正是虔诚的基督徒。因此他在妈妈的怀里牙牙学语时就已开始了说耶稣基督的圣名。儿童的宗教教育绝对重要，董文学在幼年得到的信仰使他不为信仰舍生殉道。

小董文学在六岁就开始放羊，父亲无疑把眼睛投向这个男孩中的长子，思索着要不要将来让他继承遗产。伯多禄有三十公顷地，包括牧场、葡萄园、胡桃园、谷物田、树林等。董文学在八岁时进入蒙格思蒂小学，至少在冬季到学校，因其它季节他常在田里帮家人劳动。但他的聪明使他很快通晓了法文。十一岁时初领圣体，比其它小同伴早一年。他学要理，听道理很认真，常回家后给弟弟妹妹再次讲道，以至于他的爸爸说：『正因为你讲的不错，你应该作神父。』他是随口这样说，原因是他自心底要留下这个儿子，有朝一日，那些牛羊，犁地仍需人管。

晚上，董文学在家里念几页圣人传记，书是从附近借来的，整个小乡村对董文学这个如此聪明，虔诚的孩子赞叹不已，有时大家称他为『小圣人』。



第二章 董文学的学习时代

一八〇八年，董文学的一个遣使会司铎叔叔雅各伯和一同窗葛蓝塔甲购买了在塔恩一加龙省蒙托邦的一座嘉尔默罗老会院建了一教育中心，相当于小修院，为培养青少年，准备献身给主的生活。雅各伯神父曾在艾伯塔修院任教，法国大革命时期他拒绝了向政府宣有违信仰的誓言。波涛澎湃后，必有风平浪静，雅各伯神父的勇气在法国革命后更得到鼓舞，他要把基督的福音喜讯传报给万民。

一八一七年春季，董文学的父亲伯多禄及母亲玛利亚同意年仅十岁的次子路易到蒙托邦的小修院跟叔叔雅各伯学习。但这孩子在此前从未出过门，挺认生。爸爸问董文学能否陪弟弟路易同去两个月，十五岁的董文学欣然从命。他不浪费时间，尽力善用光阴。一八一七年五月九日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我从未写过信……今天是头一回。我亲爱的父亲，以我浅见，现正好是你们收获的时候。」董文学的聪明引起了叔叔和其它教师的青睐，万没想到临时旁听生有大器晚成之相。五月底，父亲来叫董文学回家帮忙收获，因田活正旺。教师们请求他的父亲伯多禄让他再继续一段学习时期，因他的天赋似有圣召的标记。

鉴于此理，只好仍单身回府。董文学的妈妈玛利亚见丈夫独自回来，她明白了儿子作司铎的梦想即将成真。她流泪了，那是喜泪盈眶。她把这一切默存心中、祈祷并奉献，许多贤妻良母都如同圣母玛利亚一样隐藏自己……董文学给父亲写的另一封信谈及他对圣召的渴望和对父命之听从：

我亲爱的父亲：

在您离开此城后，我细思您告诉我的有关学拉丁文的事。我祈求天主指引我要如何步升天之道。我在热切祈祷后，相信天主要我作神父。因此，我开始学拉丁文。如果您不同意的话，我会马上放弃。我知道您需要我帮些忙，我唯一难过的是不能帮您的忙。不过，无论如何，倘若好天主召叫我作神父，我不能选择其它的道路而获永福（天堂之乐）。我想继续我已开始的

功课，直至接到您的回音。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便要定做衣服，故请您寄钱给我买。我想我叔叔没有钱，不能借给我。我们俩都很好，弟弟在各方面也都好，人人皆赞赏他。我在此向全家，特别向我亲爱的母亲拥抱。

亲爱您的儿子：若望·嘉俾厄尔 呈

一八一七年六月十七日于蒙托邦

董文学的父亲在接到此函后，当夜在他的母亲的叙述下写了回信。六月底，水落石出。董文学要学习，换言之，他要作神父。之后，他继续读中学。他是自一八一七年春末始读初一的。一八一八年初雅各伯神父给兄嫂，董文学的父母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我亲爱的哥哥：

我给你们寄上一些布，我希望它能合乎你们的喜好，我觉得你们较喜爱深一点的色泽；由于某些不便，直到现在才把布寄上。你们的孩子们先穿上了这些布做的衣服。我会给路易一套衣服，给若望（即董文学）做一件长袍。他已念初三的课程了，不久将更棒。请代我问候吉沙神父，并请告诉他你们的长子在学了四个月的拉丁文后被录取在初二了，同样名列前茅，我们让他跳到初三了。两个月后，他的成绩会更好。这样看来遗憾的是这聪明的孩子曾被迫使去田里抛土。我希望天主给他丰恩，他定会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司铎。他的长袍很快就可上身了。路易无疑也会跟上去的。此次我布料不多，只能给他做一件长袍和一套衣服，后来再买吧。向你们全家献上我的亲情及问候！

遣使会使会末铎裴步瓦尔（雅各伯）

一八一八年一月十一日于蒙托邦

有人和董文学说：「你工作过多，睡觉太晚。」他回答：「我们的主工作比我们多得多，我有时间睡觉。」一八一七年，在蒙托邦有一福传使命讲道，年仅十五岁的董文学郑重其事地说：『我要作传教士！』此话非一时激动，而是伴随他的一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男子汉大丈夫，说一不二。但是要想成为一位真正的传教士，耶稣基督的尖兵，不单要具备圣德，亦应尽力达到硕学鸿儒。一八一八年底，他申请入遣使会，同年十二月廿七日圣若望，耶稣的爱徒节，司铎叔叔雅各伯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到了梅松纳福舍下读书两年。梅松纳福是另一位遣使会士，常到蒙托邦小修院帮忙。

在一八一九至一八二〇年间，董文学在作初学修士时仔细研究了圣味增爵的生活，此外他也研究了耶稣会士罗特里着的《崇修引》及圣方济各·撒肋爵（方济·沙雷）的著作。圣味增爵称他为『我们的真福日内瓦主教』，圣方济各·撒肋爵是日内瓦的主教及神学家，生于法国上萨瓦，先在巴黎研习神学及法学，后在巴杜瓦求学，获博士学位。一五九四年晋铎，被派往日内瓦附近传教，一六〇二年成为该城主教，创天主教神学院。一六〇四年结识圣女若翰纳方济加·尚达尔（若安·尚达，1572-1641），并在一六一〇年与圣女创立圣母往见修女会。一六一八年到巴黎，一六二二年逝于里昂。著作甚丰，如：《论争议》、《捍卫十字架旗》、《憧憬天乡》等。

学了些哲学，在一八二〇年十二月廿八日即将十九岁的董文学发终身愿，追随基督的芳踪至于永世。他要去巴黎学神学。此时，大修院已开课，也不顾回家告别亲友，而直接奔巴黎。他说：『为了升天，要作牺牲。』但司铎叔叔雅各伯较体贴兄嫂，让他们到卡奥尔修院和儿子相逢两天，因董文学自蒙托邦北上巴黎途经此地。

一八一六年二月三日，巴黎遣使会团体重整。住塞夫勒街乐日馆，因以前的圣拉匝禄老会院在法国大革命被政府没收了，那原是圣味增爵的工程。

董文学在巴黎遣使会追随圣味增爵的芳踪，他在祈祷中领悟到司铎是基督第二的化身，他也深深感觉到作一位使徒，一位像圣保禄的使徒，为了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喜讯，宣传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的喜讯。董文学在遣使会院特修圣多玛斯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当时会士学神学为期三学年。由于董文学勤学好问，一直是同会修士中学习的佼佼者，他喜爱圣多玛斯，有时兄弟们叫他「格言师傅士」或叫他『小圣多玛斯·阿奎那』，一八二三年夏他已结束神学课。尽管他才二十一岁，思想已足够成熟，至晋铎年龄仍差两年。

第三章 董文学在蒙迪跣学院

年轻有为的董文学被派至蒙迪跣学院，此院是在亚眠教区的遣使会士于宗教复兴时的自给小修院。他在那建立了一热心机构，人们称之为『圣天使』。他很快得到学生的爱慕。翌年（一八二四）四月三日由巴黎德贵朗总主教祝圣为副助祭（五品），同年秋在蒙迪跣始教哲学。二十年后他的学生们每次提起他，**崇敬之情**仍油然而生。有时间他就探望蒙迪跣小城的病患或囚犯。

一八二五年五月廿八日，董文学由巴黎德贵朗总主教祝圣为执事。

一八二六年被召回巴黎上夏课好准备晋铎。同年九月廿三日自杜步和主教手中领受司铎神职。杜主教原为新奥尔良司牧，刚被任命为蒙托邦新教区首位主教。晋铎大典在巴黎杜巴克街一四〇号的仁爱会修女小堂，（即今日的显灵圣牌小堂，圣母是在三年后显现的）。

翌日，董文学在同一小堂举行首祭，他的弟弟路易是唯一的家人。他在弥撒中与吾主耶稣亲密结合在一起了，同甘共苦终身。

第四章 董文学在圣福祿

晋铎后，董文学到圣福祿大修院任神学教授。其实他很想开教，但无奈，因健康情况欠佳。当时院长是德礼碧神父，让他教恩宠及道成人身（圣言成了血肉）论。他的学子之一为他作证说：『他的话语自蜜柔的心灵内流出……这是一位司铎不仅讲，且从自作榜样的高峰之一……他从不以指给他人自己未走之完美坦途为耻。』他的一位同窗介绍他在圣福祿的善表：『您瞧，董文学先生，是个圣人，一个得天独厚的圣人。我相信他保持着自领洗时的圣洁。』在圣福祿大修院三楼他曾住过的小室，现有一大理石牌纪念他。董文学教书的第一年底，圣福祿的德飒洛蒙主教请他当他的修院院长，同时他也帮助另一批在公立学院读书的修士。当他要离开圣福祿去巴黎时，大修院院长情不自禁地说：「董文学先生是我认识的最完美的人。」

第五章 巴黎修院副主任

董文学的健康情况一直不大好，但他假期仍坚持到普柯老家看看。此次被调回巴黎，工作比在圣福祿稍轻，但他仍是以基督第二的身教与言教为主作证。凡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活圣人』，大家都以他为荣。他是一八三二年九月成为修院副主任的。

董文学最大的渴望是到远方宣传基督的福音喜讯。有次他和真福刘方济（又名刘克莱）的一个学生谈及在中国传教且在中国殉道的刘方济时，揭露了他的内心秘密：『刘方济先生的结局是如此的美，一八二零年殉道，求主让我的结局像他！』刘方济，二十岁时入法国里昂遣使会，晋铎后曾任神学教授，立志来华，如愿以偿，三十余年在江西两湖一带传教。逢教难，为主受绞刑殉道。不久刘方济的殉道时的衣物等自中国抵法，董文学看着这些圣髑动情地说：『请看一位殉道者的服装，请看刘方济先生的衣物，请看他被绞的锁链！若我们有朝一日同样付出是多大的福气！』

有次，董文学和一位修士说：『请为我的健康祈祷，好使我能去中国，为耶稣基督宣讲并为祂死在那里！』身为修院副主任多次向修士们说：『你

们该等待着去殉道！』接着他自答道：『这全是我所希望的。』董文学神父教育初学修士说：『基督是所有学问的老师，只有他能给我们真正的光明……，他是榜样、典范、憧憬……诸圣人圣女在天上不过就是复活的、光荣的基督的写真，在地上他们原是受苦的、谦虚的及工作的基督的化身。我们双目注视着基督，才可默观祂的玄奥之心，品尝祂圣德的芬芳。』

一八三三及一八三四年的赴华之愿都未如愿以偿，原因是他的健康欠佳。申请甚至抵达总会长研讨会，医生同样拒绝他的想法。

第六章 启程到中国

董文学赴华的另一原因和他的弟弟路易有关。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日，董文学的弟弟路易自法国西北部的勒阿弗尔海港与数位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六位中国修士去中国传教。然而翌年五月弟弟就在中途升天去了，那时轮船已快到印度尼西亚的巴塔维亚。关于路易的死亡，巴黎外方传教会卫神父记述说：『过了毛里求斯岛后，路易裴步瓦尔神父先觉得身体发冷，然后发热，他得的是一种脑炎，以致使他神志不清。我们既无医又没药，只有作九日敬礼祈祷，希望能救他，无奈他已是天国成熟的果子。路易裴步瓦尔神父生病八天后，一八三一年五月二日终于把圣洁的灵魂交给了天主。我们对此突来之死惊愕不已。』路易神父在回光返照时说：『我还有一个神父哥哥，希望他替我完成我的心愿』、『壮志未酬身先死，希望我哥哥可以替我完成。』正是弟弟的壮志未酬，给了哥哥勇气。董文学给雅各伯神父写道：

我至嘉爱的叔叔：

噢！简直不可能。您可想而知我能告诉一件比路易之死更痛苦的消息吗？在千万人中有比这可怜的弟弟更可爱的吗？我实在痛苦极了。我心被撕裂、泪流成河。我天天泪撒祭坛，爱弟给我的最后安慰标记是他在他死前不久于三月三离开波旁岛时给我写的信。啊！我心爱的弟弟！马上一年了，你的身

体已葬入海底，你的灵魂现正安息在天主的怀抱中。我不觉得当不起去弥补他留下来的到中国的空位！

一八三五年初，来华遣使会士已定。董文学见自己不能赴中国，直接奔向了总会长沙乐业老神父。沙神父被他的勇敢与热情所感动，欣然应允他的申请，可是医生那边仍是一难关。主耶稣基督说：『求，就得；寻，必获；叩，定开。』董文学作为一位年轻神父，不光是平常地求，确是『全心、全力、全意』地求。求主赐他赴华成功。寻，不是一般地寻，那是百分之百地寻，寻找到中国的途径。叩，非普通的叩，是尽人力，听天命地叩，希望能敲开中国的大门，好使中国人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喜讯。基于此，同年二月一日晚，董文学祈求圣母实现他的伟大愿望。就在那天晚上，医生改变了态度，他认为阻止董氏去中国像是毁灭一个传教士的圣召。医生闭目而不能睡，直到他重回遣使会院，道出他已改变主意。那时正是圣母取洁瞻礼前夕。第二天，医生告诉总会长沙乐业神父，他给董文学全盘自由。同日，有关董文学的赴华决定通过。这一天就是圣母取洁瞻礼，即圣母献耶稣于主堂瞻礼，或叫献主于圣殿节。

我们求圣母永远都不会过火，因她是耶稣基督的母亲，一件『纯洁恩赐』，圣母玛利亚是为了永生，她在道（圣言）内，借着圣神把一件完美及永恒的恩赐完全给予天父，圣母的恩赐无以复加。圣母是最伟大的女性，仁慈的母亲，我们借着她有求必应，董文学深知请圣母转求必获，经验告诉他这是有根据的。『主爱中华』不仅董文学要去中国，许多修士因他的感召有十八位要和他同去中国。告别仪式是在圣拉匝禄院，不仅有修士，同院会士，甚至总会长沙乐业神父也来了，虽然他已年高体弱，但人老雄心在。自己不能去中国，看到自己的『孩子』到中国宣讲福音，内心的喜悦笔墨难描。董文学给每位他的最后一次祝福，他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着。有位在场人士后来自述：『我永远忘不掉那位（董文学）离我们而去殉道的祝福。』董文学的赴华日期近了，他本可回普柯老家看看，然而他请家人到佳笃思院

长那里会面，他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在尘世的相会。他的父母勇敢地接受了这个牺牲。因他们的另一个儿子已死在去中国的路上。天下父母心，儿女的身体离父母易，父母的心别儿女难。

根据规定董文学在一八三五年三月十六日离开巴黎驶向勒阿弗尔港，这座海港在大西洋与塞纳-马恩省河口接洽处。塞纳-马恩省湾在身边，西去拉芒什海峡，北上加来海峡，遥望英国的怀特岛……。也是同一海港在五年前活着走的弟弟，没能再回来……。董文学把行李装进了爱德蒙号，一艘商船船舱。鉴于自卫，船上放上了十筒大炮，五十支枪，因海盗在汪洋大海随时都可能出现。

三月十八日董文学给司铎叔叔雅各伯写道：『我急着给您写我的辞别信，我很快就要离开祖国，它将与我不断绝关系，我们充满了喜悦与勇气……。』

三月廿一日，星期六，爱德蒙号离开了勒阿弗尔港口朝向了中国。那天，一帆风顺。志同道合的兄弟们还有秦神父及苏神父，前者后来成了西藏探险家：与此同时亦有五位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

第七章 长征旅途

爱德蒙号穿过拉芒什海峡后两天，三月廿六日越过大西洋马德拉群岛近海。三月廿九日复活节正好横穿赤道。传教士在船上仍过着他们的祈祷生活，因为主作证不是一时，而是终身。有一口气就为主活下去，因主是『生命』。除了主，我们都可轻装上阵，真理就是一切，主正是这『真理』。我们的一生的道路只有步武主的芳踪才会柳暗花明，因主是『道路』，除非经过祂方能达到完美，因祂的担子是轻松的，祂的轭是甘饴的。董文学和传教士同道们互敬互爱，在耶稣基督内，为了宣传福音喜讯他们在长征旅途前进，经历风吹日晒，海路艰险，语言不通……等等困难，内在的，外在的，

有形的，无形的，可思的，非思的...这些都无关紧要，为了爱耶稣基督，今世的生命都可弃置不顾。的确，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何胆怯呢？

爱德蒙号出发的第一周，传教士们都不太适应，等到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他们变得平静了。然而进入了印度洋在朝向阿姆斯特丹岛时，起了飓风，董文学给总会长沙乐业神父写道：『我们遭受了一场飓风，我们的船长有三十六年的航海经验，从未见过如此的风暴。它一直冲击了十二个钟头，状极疯狂。浪涛最高时，竟打击到桅楼，甲板上都是水，流来流去，船无法停泊。大浪卷来直如高山崩溃，我们的前前后后都如高山耸立，好像被夹在数个尖峰之间。那真是让人胆颤心惊，可事后又觉得挺有意思。在千钧一发时，神父们共同高声念起了圣母德叙祷文。我们的仰赖之心没落空.....飓风终于渐渐平息了。就是这次独特的遭遇点缀了我们从法国到爪哇岛海上的单调生活。』董文学在经过这里时，难道他能忘记自己的亲弟弟路易就死在这段海路上，（按照惯例）遗体只能葬身大海吗？他要坚持活下去，他求主，求圣母玛利亚，这颗『万福海星』，望着蓝天和海水相处的远方，望着万里晴空飘着的朵朵白云，望着天，盼望有朝一日的升天。阳光在时而波涛澎湃，时而幽静无声的大海的陪伴下，时而显得毒辣刺目，时而温柔可爱。夜晚，董文学有时在甲板上和同道们谈着他的感想，他的圣德从他的言行中逐渐地显示出来，因没有隐藏的事永远是秘密。

六月廿六日他们抵达巴塔维亚，即今日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董文学和同道们拜访了当地的本堂神父公署及传教机构。由于爱德蒙号商船要到爪哇岛兑换货物，他们商讨乘另一艘要到广东的英国皇家乔治号船，此船可把他们带至澳门。

七月一日，董文学给弟弟雅各伯写信说：『天主很乐意调理我虚弱的身体，长途跋涉的海程未给我带来丝毫麻烦.....海上的空气真的对我满有益处.....。』

七月二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行李转入皇家乔治号，万没想到这艘船又到苏腊巴亚交货。神父们不得不踏上此地，他们在这座城庆祝了七月十九日的圣味增爵瞻礼，圣味增爵是他们的会祖。（现在我们在九月廿七日庆贺）董文学还说他们在那里有过海水浴的经验，原来是他们坐的小游艇搞错一个动作而弄翻了，所以他们都『入海』了。又都在退潮时把帽子找了回来。董文学笑着说：『愿主受赞颂……赖祂的保佑「给了我一次“跳水”。』』

董文学在爪哇岛给总会长写道：『爪哇人生活相当艰苦，他们的语言很温柔且容易学，要想皈依他们，传教士必须与他们同化。很遗憾，欧洲人教给当地人的并非是真的天主教义的本来面目。每个欧洲人身边都有一批马来人伺候，把马来人非当作我族人看待……。』我们多么希望每个传教士都是能吃苦耐劳的、真正的基督第二呢！我们的圣董文学神父就是我们的好榜样。

皇家乔治号交货完毕，终于在八月七日晨与传教士们起碇开船，在南季风的陪同下，船帆鼓了起来，三周后，八月廿八日中国海岸已遥遥在望。当夜他们在上川岛附近经过。这座小岛就是东亚使徒圣方济各·沙勿略（方济·萨威，1506—1552）生前想趁机进入中国的跳板，他壮志未酬，然而他的精神鼓舞了后来的西方年轻有为的传教士，他们的赴汤蹈火，壮烈牺牲的精神使董文学思绪万千。诸如：利玛窦，罗明坚，罗如望，利类思，汤若望，龙华民，郭居静，金尼阁，庞迪我，潘国光，南怀仁等众多传教士。不要忘记刘方济和董文学，以及他们的众同道都是为了同一目标，即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第八章 暂居澳门

八月廿九日，爱德蒙号船在澳门抛锚，当时澳门属果阿总督的葡萄牙领土。遣使会传教士们有两所会院，一属葡萄牙，一属法国。因怕引起葡萄牙当局注意，会长派顾神父等在夜幕低垂时到港口去迎接同会会士。

董文学非常高兴地见到一位与他同时晋铎的陶若翰神父，称为：『忠挚友，善同道，良奥弗涅人。』这次，董文学代表会长授予陶若翰神父修会视察员职位，即遣使会中华省会长衔。当时在澳门的遣使会院除了刚提到的陶若翰和顾神父，尚有两位中国遣使会士，他们是周神父和李神父：以及约十五位中国修士。这些修士们在学拉丁文与神哲学。董文学向总会长报告了『管理我们的中国修院』的美妙精神。

董文学在澳门开始学中文，三十三岁的他，再学一种新语言谈何容易。法文的一句俗语：『这难以理解』，『真是一窍不通』。若直译：『这是中文。』中国人学好中国文学也不太容易，何况老外学中文呢？董文学在给欧洲的信上也谈了学中文的苦衷。很荣幸他的老师是李神父。时间不长，澳门的葡萄牙籍遣使会士办理的学院通过陶若翰神父请董文学到学院教法文，然后号称『中国通』的巩神父教董文学汉语。董文学在澳门仅三个多月，他认为可以应付必要的事了，就申请到大陆内地去传教。

他给弟弟雅各伯的一封信这样写说：『我盛装出发，满心喜悦。若你们来看我，我穿着中国袍为你们献一出好戏，我剃了头（前面），我的辫子，胡须，结结巴巴地讲新语言，吃饭时筷子代替了刀、叉、勺。』

第九章 首至大陆传教

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澳门暂居结束，他给总会长的信说：『今夜我们要乘教友们掌舵的帆船去福建。经过此省及江西省后，我会愉快地看到我们在那儿的同道，上天相助，约三四个月我将抵达湖北，我的目的地。』

当时的清政府是闭关自守的，凡违法进入的外国人一定斩首。所以董文学尽量中国化，不过毕竟是欧洲人，再藏大鼻子也难掩。有次他笑着说：『一天，在一基督徒团体，有个教外男青年进来呆在我对面，仔细盯着我，好像他要绘我的像，后来他十分高兴地走了，因他见了一个欧洲人的鼻子。这个奇观一生铭刻在他的心内。从他父亲听说过刘方济，欧洲人的鼻子比中国人的鼻子长。』在中国传教必要谨小慎微，否则不知何时刀起头落。董文学乘的帆船主人被称为王信使，是位善良的基督徒。他们穿过广东的河流，董文学常和货物蒙在一起。他说：『大家不在家中相遇，因只在这或只在那有几顶渔民的窝棚，较现代式的似（法国）丽悦杭的牧童小室。』董文学还记述在帆船上有时远眺一两个人轻踩水面，近看原来人踏在四五根竹竿拼成的筏上。一八三六年二月十七日圣灰礼仪那天他们在福建及广东交界的诏安附近度过。乘船是需要耐心的。感谢天主，董文学经过九个星期的水上游终于到达目的地。

有次，夜下小船，董文学的同伴，巴黎外方传教会马神父不小心掉入水中。董文学大喊，好不容易才把他拉上岸来。经过了一小时的步行他们抵达汀州（今长汀）福建宗座代牧罗主教处，这位西班牙多明我（道明）会主教高兴的款待远道嘉宾，拿出一瓶源自法国南方福虹帛年的陈年老酒共享。贵客盈门理摆席，『无酒不成席』，所以两位传教士，志同道合的『战友』喜逢府上，好酒是个点缀，中心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共同一会，就是一身。正如他亲自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葡萄枝。』『我是头，你们是肢体。』的确，我们的思言行为只有遵循耶稣基督的教诲，我们才能在祂内得以圣化，因为耶稣基督是信仰的完美归宿：在祂内，我们的灵魂才能真正的安息。众所周知，肢体只有依靠头颅才有生机，离开头颅的肢体是无法生活的，也失去生活的意义。所以，我们该常常祈求，效法耶稣基督，走祂的道路，作祂的枝叶。

第十章 自福建到汉口

鲁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董文学正在走的路，正是一条很少人开辟的，布满荆棘的路，但这条路是通往圣洁之路，为永福的天堂开辟道路。走在这条险路上的董文学，时时将自己的希望托转于上主，圣神的光芒照耀着他不畏艰难，正如『车到山前必有路』一样。

董文学明白：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是造物主赏赐世人的最珍贵的礼物，只有分秒必争，才能善用时光。让时间发挥最佳的效能。董文学和同道身为传教士，他们要为信仰作证，因为主耶稣基督是『道路』。

『纵使前路崎岖不平，但有主与我同行。』董文学及同道经过福建时怕被人发现真相，他们把头发包起来，天气的炎热，语言的困难，同道们怕因语言出现漏洞，所以经过福建时扮成南京的茶商，装听不懂福建方言。经过了十五天每日约六十里的步行，董文学及马神父跨进了江西省界。他们在一个基督徒村庄（今南城附近）惊喜地见到了和广德神父，一位法国遣使会士，原籍是凯尔西，是董文学老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是激动的喜泪。和广德神父已作了不少的传教工作。他们高兴地彼此谈吐着自法国到澳门，自澳门到江西的所见所闻，会内的情况等。和广德司铎和董文学等共度了那年的复活佳节，之后陪他们走了大约一百二十华里路，接着两位传教士继续前程。由于他们不能讲江西话就改扮成福建商人。行至南昌府（今南昌市），江西省会，谨慎起见，上攀长江，航行十八日后，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深夜抵达汉口码头。

第十一章 从汉口到河南

马神父要到四川传教，他要自长江逆流而上。董文学还有大约八百里路继续。需步行和乘帆船，马神父到四川时，那里的大教难刚结束不久。四川

是中国西南地区接受基督信仰最早的省份，自四川又传入了贵州，云南及西藏自治区。”

董文学乘一艘基督徒的帆船上自长江的一支流汉水向北进军，航行两周后改乘步行，因水流太湍急。他也拜访了一些顺路的教友团体，信徒们都把他视作天意的特使。数日后，董文学抵达安若望和张导沅遣使会神父的传教区，和他们在一起居住了五月的上半月，之后续途，时而乘船，时而走路。六月廿六日他离开河流跨上最后的旅程。至此，董文学自澳门登程算起……必须靠勇气坚持。翌日，他在泥泞的山路上前行，雨仍下着，董文学接二连三地滑倒。但是，天主时时处处都在伴随每人，或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董文学这位万里来华的传教士更不可能没有主的帮助。他经过了天气、道路的波折，祈祷更加热切。忽然，一个青年唤醒了他，在高山峻岭不远处的竹林间隐藏着的一处人家，万没想到，这人家竟是一座遣使会院。在那里，张导沅及另一位中国同道伸开双手欢迎他。河南的传教区已达，那天是六月廿七日。

在另一封信他补充这度日如年的一天说：『几小时候后，我就用伞帮我爬山。路上见有石头，我就坐下来养养气力，再接再厉，有时用手来帮……。我需要咬紧牙关来攀登天主圣意为我标出的路途……。』他对在竹林热心生活的基督徒的神贫精神感到无比慰藉。对董文学来说另一个慰藉是休息一下。两周后，张导沅神父请他登程南阳府，四天的行程仅达传教区的中部。董文学的路还有不少呢！他除了身体的困倦，还有精神上心酸，中国如此大的疆域，基督徒的比例寥寥无几。庄稼多，工人少，这时不但工人少，就连仅有的工人也可能随时遭到禁止、杀害。他看到许多人向偶像顶礼膜拜，向神化的人的泥胎叩首，向想象中的邪神烧香磕头……。他心中不能平静，他思考着如何归化他们，想到了这些，两条腿又有了力量，因此他说：『一定要用额头上的汗水赚取天堂。』当然，我们记述的只是董文学的旅途艰辛之沧海一粟。别忘记他原籍法国，即使心变成中国心，面部是变不成中国人的面的。如果面变不成中国面就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因那时外国人到

闭关自守中国内地的，像是稀而罕见的海市蜃楼、凤毛麟角。正因为少见多怪，所以董文学还得时刻警惕，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这里正流行恶性热病，董文学在八九月也被传染，他病得肯定不轻，否则他不可能获得最后的几件诸如病人付油（终傅），临终圣体，临终大赦等圣事。之后，他给澳门的陶若翰神父写信说：『我因出汗瘦成这模样，我的大腿变得像两根干芦苇。』语言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工具，若这工具不好用，办其它的更是难上加难。在中国传教理应通晓它的语言、文化、传统、风土人情等必要知识。因此董文学继续精学汉语，他的中国同道白神父作他的老师。张导沅神父藉经验建议他学写中文，从此他的汉语表达能力进步很快。一八三六年十二月董文学与白铎同至南阳府为教友牧灵时他已可用中文讲道及听和好圣事（告解）了。

第十二章 河南的传教工作

董文学在传教区的中国司铎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年轻的白神父，尚有王神父及老宋神父，后两者不仅在他们的传教区工作，亦在邻区福传。理由是由葡萄牙籍遣使会士管理的邻区因其国内发生教难，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一八三七年三月初，董文学和白神父看望无牧之羊，他们有的领洗时间尚短，像是被母亲抛弃的孤儿，渴望再能等到「母爱」，特别是「精神上的母爱」。

在夏季，董文学及同道稍作休息，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直到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他们走遍了河南的西北及南部，看望那些『无依无靠』的『没青草吃的羊』。好牧童爱护他的羊群，甚至为之舍命。

在此不得不提一下显灵圣牌，董文学晋铎的巴黎杜巴克街仁爱会母院小圣堂。一八三〇年七月十八日及十一月廿七日，圣母显现给该会的初学修女加大肋纳·拉布雷让她打制一种圣牌，此圣牌由于显奇迹迅速传扬开来，很

快就被称为『显灵圣牌』。五年后，当董文学离开法国到中国时他已听闻有关显灵圣牌的奇迹。加大肋纳·拉布雷已被册封为圣女，在她生前很谦虚，她只把圣母的嘱托告诉了听告解的司铎，她愿意如同圣母一样隐藏自己。一八三七年底董文学自中国给巴黎加大肋纳·拉布雷的知己，大概就是那位听告解的司铎阿蓝德神父，指出他在那年的传教情形。董文学写了一点传教的艰辛：『（我的）胡须因霜而变白或脸（被风）吹成紫褐色，耳朵，脖子和额头因夏天的酷热而脱皮。』董文学神父也在中国发扬了显灵圣牌的伟大恩赐。它是圣母爱众人——她的孩子的标记之一。

传教困难时时有，董神父有时为了躲避某些仇教者的追踪，常在深夜举行弥撒。世界上充满了十字架，苦衷比比皆是，不过当我们举头仰望耶稣基督被钉的十字架时，全心依靠他时，不但不会被困难吓倒，却是知难而上。因我们无法真正逃避困难，只有战胜困难。传教是艰辛努力，才能换来永福的硕果。董文学最大的渴望是为主殉道，所以不再怕苦，因为不怕死了，生之难就不值一提了。常言说：『不怕横的，不怕硬的，就怕不要命的。』足见一般人都怕死，因大家没有死的经验，死去的人没有、也无法告诉我们他们的经验。不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知道死是生命大放光明的开始，但今世的生命亦是天主的恩赐，故人不可轻生，拿自己的身体、生命开玩笑。然而殉道是每位基督信徒应渴望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导师就是把生命给予了世界，为真理作证而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不能作流血的殉道，至少要有精神的、不流血的殉道。当我们真正奉献给天主时，我们会真正地发现我们的自我。每天定一个生活的目标、前进的方向，这样生活就会更有意义，更富有奋斗性。董文学神父正是在奉献中找到安慰的。

第十三章 湖北传教

董文学在湖北的传教地曾是真福刘方济的传教区域，董文学对此感到自豪，他曾写信给巴黎的玛尔定神父说：『我暗自庆幸能在天主的一块葡萄园

里工作，他如此用勤奋和尝试培养了它。』圣经上说：『服从胜于祭献。』是的！董文学亦是服从的模范。他的上司张导沅神父在一八八三年初，要求董文学负责更多一些的传教事物，让他管理湖北的一些基督徒团体，他住在茶园沟，那里是湖北教友中心。会长认为在那里有建立宗座代牧区的必要，董文学是个德才兼备的人选，但他已被任命为河南传教区的代理主教。张导沅神父总是有点提心吊胆，最后，在一八三九年还是他被任命为宗教代牧主教，而他在翌年才接受。董文学的新传教区包括大约十五个堂口，两千余位教友。他的堂区信众大多都很穷，稻草棚当教堂，但是董文学看到风雪暴雨无阻的上千教友的虔诚，感到无比的慰藉。他写道：『我到茅屋送临终圣体，偶尔会遇到死者不定形地躺在地上，裸部仅用些烂了半截的稻草掩盖。』

作一位传教士，身教与言教全重要。董文学除了言教，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周围的人。有一位善良且勇敢的教外人和一位女教友结了婚，他患了疝气，经常疼痛难忍。妻子劝他入教，他便来找董文学神父。看他疼的样子像是有人在他肚子里栽跟头，董神父给了他一块旧疝带，他的疝痛止住了，他高兴地跑去稻田里赞美天主。不久后，他和他的十岁长子都领洗入教了。

教难临近了，董文学不愿接受晋升主教职，他请求四面八方为他祈祷。他不愿接受主教职是因为他谦虚，他给在巴黎的弟弟雅各伯写信说：『我在中国不再像是在法国那样的奇人。足够了，我的爱弟，愿我能成为一个善良的、小巧的、脚踏实地的，如你管理你的小面饼一样。』那时雅各伯是巴黎圣拉匝禄堂的辅礼修士。

董文学曾经历了一段精神忧虑和悲伤的时期，他的祈祷没有回应，真应验了『叫天天不应』的那句中国谚语。我们对他的这段时期所知甚少，也许他已预感到即将来临的事，也许他像在革责玛尼橄榄山园祈祷的基督，也许他『看到』了自己将和耶稣基督那样死在刑架上……关于这些安若望神父，他的同道是证人之一。一八三九年董文学因健康不佳，常给他增添不少麻

烦，他不愿休息，但身体又不支，张导沅神父暗说他像『一只奶羊爬高山险坡。』他为了基督出外传教一直到圣神降临节，等他回来时已快精疲力竭了，接着，他留在会院直到每年一度的大避静（退省）。



第十四章 董文学遭拘捕

圣母圣诞瞻礼前后，董文学和王神父在襄阳附近的一小基督徒团作牧灵工作，当听说邻区的教务理事，意大利籍的方济各会士李文秀神父来访遣使会士，董文学便速回传教中心。他们在一起住了几天，董文学预言这位司铎将成为主教。结果，他的话翌年应验了。

九月十五日，上述的李文秀神父，安若望，还有王神父及董文学四位神父和一千五百教友共庆圣母圣名瞻礼，董文学主持庆节，这天是在快乐时光中度过的。礼毕后，传教士们回到住处用餐。大家正兴高采烈地享用爱宴，忽然闯进来一位同大勇（译音）教友，告诉神父们官兵有可能来找麻烦。这位教友是从十五六里地跑来的。此消息是他的好友，一位王姓的善良僧侣告诉他的，这位和尚曾听到他们攻击基督徒和传教士的谈话。『出家人慈悲为怀』的话语正可运用到这位比丘（和尚）身上，他告诉基督徒好友即将在遣使会院发生的事便是例证。果然，就在那天，几个清政府的衙官带领着众多随从赶来，包围了传教中心。

但是一个传道员让大家平静下来，有教友高瞻远瞩见一伙军兵逼近，赶忙报信。安若望，王神父和李文秀神父与在场的一些教友都相继逃跑了，董文学稍迟一点也从另一边走走了，到茂密的竹林隐藏起来。军队包括一百五十个兵卒，总督的两个执法机构和三个卫兵。当军队到达传教士住所，见空无一人，便抢掠了那里的祭器、储备等，无法带走的就放火烧掉。一个衙官正是放火者。他们又逮捕了当地的一些基督徒，其中包括一位正在圣堂祈祷的守贞女高亚纳（高安娜）。

董文学逃到约两公里的竹林避难，当夜是在一教友家度过的。天亮后，他又逃到稍远一点的难以穿进的树林里避难。『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兵卒们见活捉传教士难乎其难。于是，狡猾的兵卒想用内攻手法捉拿传教士。他们遇见一个要理先生的儿子是个不可多得的人选。经过接二连三的诱劝，要理先生的儿子多次犹豫，最后他以三十块钱的赏钱把兵卒们带到了传教士的小藏身之处。

两个士兵捉住了董文学，把他捆起来拼命地打他。有一位陪伴董神父的教友已武装起来，但董文学曾再三请求他什么都不要做。另一位教友给士兵拿出两百块钱，好释放和蔼可亲，谁见谁爱的董神父，然而他们拒收。接着，大队人马纷纷抵达，董文学神父被逮捕了。他们把神父带到山顶，在那里扒下了他的衣服，只剩下衬衫和已被撕破的短裤。歹徒们给他在手、脚及脖子上带上了铁链，他被牵带到十里地的邻村观音堂（译音），歹徒们把他和其它被捕的基督徒放在一起。歹徒们在一客栈大吃大喝，高兴至极。被捕的基督徒中有四个用断绝他们和教会的关系获得『益处』。他们想解救神父，未果。最后，他们也逃跑了。九月十七日晨，『罪犯』董文学被带至官衙盘问，法官在座。照例，『犯人』穿戴不变，但被摘下手锁，接着查问他的身份：董文学，天主教神父，传教士。『罪犯』董文学承认后，官命手下再给『罪犯』带上手镣，换言之，董文学的逮捕是『合法的』。董文学重被带到客栈，被悬吊在一根柱子上……。

第十五章 被捕后的董文学

『罪犯』董文学要被带至谷城县府，当地一显贵名刘宗林老先生被传教士的耐心所感动，他请示地方官准许他出钱用轿把传教士抬至县城，他自己也陪同，他很像陪耶稣背了一段十字架的基勒乃人西满（见玛廿七 32）。董文学神父被带至民（刑）事及军事法庭前，判官写上了董文学的罪名把他送至省庭，在那里『罪犯』的『罪行』没有再增加，否则必先穿上红囚衣关进监牢一个月再说。感谢天主不像『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董文学神父自称：『在谷城期间，我是格外受优待。』『罪犯』董文学及其它被告基督徒皆被押送襄阳区府，两城相距百余里，他们过了两天十分艰难的路途，他们的脚镣、手铐沉重地伴随着他每时每刻。抵达省城，三个法庭执行判决。首先市庭判官判被告带铁链入狱；接着，省判官让他在铁链上跪了四个小时；最后，那个判官见董文学拒不说出其它传教士的隐藏地，就把他的拇指吊在一根木柱上。在被捕基督徒前，对天堂及地狱的信条毫不犹豫，因此被歹徒在脸上凶狠地抽打四十皮鞋，以致血流满面，难述的红肿，十分可怜。

董文学后来自述：『我在襄阳府所忍受的正是直接为了宗教信仰。』

在襄阳严峻的考验岁月对董文学神父来说长达四十个昼夜，每分每秒都似如度千年。直到他被押送到武昌省府，那时教难已基本上漫延到湖北全境，有八十来位基督徒被捕，遗憾的是有些人背教了。自襄阳到武昌约一千一百里，所以被捕的基督徒不幸中的万幸是可坐帆船去，然而铁链仍不离身，航行九日，最可怜的是有时一整天没有一口食物果腹。他们没有因困难的威逼而狼狈逃跑，却是为了信仰，为了无价之宝的信仰而奉献，甚至拿出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在所不辞，因他们相信现世的死亡正是永生的开始。



B. JOANNES GABRIEL PERBOYRE,
MARTYR IN CHINA.

第十六章 武昌的信仰见证岁月

董文学身着红囚衣，头发蓬松，衣服脏污，手、脚、颈上都带着沉重的铁锁，他不愿背弃基督的信仰，他要为信仰去作见证。董文学和其它被捕基督徒隔离开来，被关进一座黑咕隆咚，臭气熏天的监狱里，他进入了『人间地狱』。过了些日子，董文学再次出现在法庭，有一些教友也在场了，他们和歹徒们一样侮辱他，在他的脸，头发及胡须上吐唾液，可以说他们这样作是出于不得已和不敢轻易违背长官的命令。后来，他们大都又重新回到圣堂。坚强的中国基督徒仍是不胜枚举。例如邓达义（译音）和高亚纳（高安娜）死于监狱或被放逐。

董文学案上至最高法庭，他仍接二连三地挨拷打，有些狱卒用竹竿打他，用皮鞭抽他，用手拼命地揪他的头发，董文学那时似一只待宰的羔羊，被捆住在屠宰场，他不反抗，他为爱主耶稣基督而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愿你的名受显扬，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法庭主管想找借口定董文学的罪，硬说他和某贞女有私通之事，且把垂死者的眼珠挖出来泡在药水里作妖术，董文学据实否认，遭到重打五十大竹板直到见血，又遭狠抽十鞭，恶官认为董文学已无知觉了，当场宰了一只狗，强令董文学神父喝下热狗血，接着又用这狗血泼在他的头上，惨无人道、施以酷刑、狗血喷头后的恶官，又把烧红的印玺烙在董文学神父的两条大腿上。

董文学已经尝试到那些心狠手辣的人在作威作福，自己从欧洲远赴重洋来中华帝国宣传福音，自己的结局就是死路一条，但在他的奉献的祈祷中他看到教会在中国仍要广扬。他希望中国人能转向真理，天乡在中国飘然升起。”两天后，同一恶官又把董文学神父拉出去用竹竿痛打了一百一十多次：接着，又把他吊在一根梁上，让他自己因自己的体重再摔下来。董文学神父成了一个衣衫褴褛，四肢瘫软的人。最后，看守用一个簸箕把他抬了回去，由于不忍心见此惨景而给他擦洗身子，发觉他是个超人，像是，神仙下凡。

不久，董文学又被带到了总督前。总督是个反基督者，他想杀掉董文学这个『敌人』。他让董神父践踏十字架，向偶像、泥胎朝拜，让他在铁链或瓷瓦器碎片上跪了许多个钟头，运用藤条、竹竿、皮鞭打他。总督对董文学及被捕的基督徒一案始终不愿轻易放过，决定性的一次审问时总督道：『兹宣告你们的判决主文如下：董文学，判处绞刑；至于你们违抗官长的命令，不愿背弃你们的信仰，判决你们发配边疆充军。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若肯背弃信仰，即刻释放你们得自由，不然要你们受应得的惩罚。』董文学神父及同伴异口同声道：『宁死也不背我的信仰！』总督大发雷霆曰：『你们还是执迷不悟吗？好吧！画押，在这判决书下方画下一个十字架就行了。董神父及其它基督徒都画了，董神父画的十分美丽。

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五日，总督派人上奏皇帝，批准要给董文学的绞刑。

第十七章 最后数月的监狱生涯

『罪犯』董文学已定死刑，恶徒们把他『管教』地松了一些，李文秀神父把曾进过监狱的基督徒组织了起来，好增长他们的信德。他们通过一个狱长给董文学神父送些衣物、被褥和食物，要理先生冯安德也天天来看他，但是，当他的身体好些后，他要求与其它犯人吃一样的饭食。一位中国同道杨安德神父也常打扮成做买卖的商贩来看他，并给他秘密行圣事。

李文秀神父得到董文学神父在监狱用拉丁文给他的同道们写的信，内容如下：

『限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我无法写得详尽。你们可通过其它渠道得知详情。当我在谷城停留时，知县，一直对我很优待，我在那里受过两次盘问。我在襄阳府受了四次盘问，有回我整整光着膝盖在铁链上跪了半天，并被吊在拶指上。在武昌府，我受了二十多次盘问，基本上每次都受了严刑拷打，因我不说众官愿听的，那定会点燃全面教难。不过，我在襄阳府所忍受

是直接因宗教缘故。在武昌府我挨了一百一十鞭子，或是小鞭子，因我绝不践踏十字架：后来你们可来拿其它的细节。关于大约二十来位与我同时被捕的基督徒，三分之二背教和此函公开化。』信纸上血迹斑斑。

董文学神父对一位探监的要理先生说：『你回去时，以我的名义问候茶园沟的诸位教友，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次迫害。他们该有对天主的信赖。我，我将不能再见到他们了，他们也不能再见到我了，因为确切地说我将被判死刑，不过，我非常高兴能为基督奉献生命。』



第十八章 董文学的殉道

一八四〇年九月十一日，农历八月十六日，中国传统中秋节翌日，星期五，皇帝八月廿七日签署的执死状抵达，像如此快的情况实属罕见。那些仇教份子把董文学神父说成是『教匪』。一大群人跟随着被押送刑场的董文学神父。我们的董文学神父容光焕发，喜形于色，他不惧怕将要发生的一切，因他已完全奉献给天主了，任凭祂的安排。绞刑架早准备好了，不算高，约一百二十公分，呈十字状。四个中国长官代表总督也至刑场。

董文学神父跪在那里，头向西，心中思念着祖国家乡，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传教事业，追随圣味增爵的芳踪，他的热血即将倾流在他喜爱的中国了，我们可把董神父在法国蒙托邦学习时代的一句话记在这里，那时他已决定要作传教士了，『啊！这尊竖立在不义和经常浇灌耶稣基督门徒的鲜血之尘世上的十字架是多么的美丽啊！』在人群中有人说：『这个欧洲人还在祈祷呢！』

五个罪犯死在他眼下后，接着刑役来到他跟前，扒下了他的红囚衣和其它衣服，只给他留下一条中国式的短裤。把他捆起来，胳膊绑在刑架横木上，两只手拴在背后。他的脚被拧在刑架竖木后面，他的膝盖离地面约十至十五公分，像是跪在那里祈祷。是的，一个伟大的，奉献的祈祷。在他的旁边有一个牌子写着『传邪教士』。刑役把他的脖子用绳绕起来，一边有根竹棍，就是上刑的竹棍，他被绞了两次后，第三次绞的时间最长，为了确保董文学神父被绞死，一个看守凶狠地在他的肚子上踹了一脚。那时是一八四〇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五中午至下午三点钟。

在董文学死后天空出现了一个发光的十字架，直到北京仍清晰可见，自他殉道的武昌（今武汉）城外的洪山之麓到北京，有一千多公里，如此伟大的奇迹震撼了无数人的心弦，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么多的人目睹了这一奇迹，谁能否认呢？有人在翌年向由西藏探险路经武昌的俞克神父作证说：「当董文学神父殉道时，一个巨大的、发光的、画得整整齐齐的十字架在天

空出现。』有目击者说：『你们看，这正是基督信徒所朝拜的标记。我们要放弃偶像，我要恭敬天上的主宰。』之后众多的皈依者正是因这个奇迹的出现。因此说早期拉丁教父德尔图良的『殉道者的鲜血是新教友的种子』的话是有道理的。

长官和看守们拿了他的衣服，但他的遗体仍强令绑在酷刑架上直到翌日，董文学面如活人，眼脸似睡，嘴唇紧闭，没有一丝忧容，反而面色安祥，美容焕发。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就连一个长官也吓得魂不附体地跑了，希望自己能藏起来，『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为何青天白日就狼狈不堪，仓惶地逃跑呢！由董文学神父预言而成为司牧的李文秀主教在董神父死后说：『天主的可敬的仆人董文学神父，撇开他光荣的殉道事迹不谈，单凭他的德行，他就堪当被供在祭台上的荣耀。』

殉道是最伟大的为主作证的表现，肉体的殉道固然值得称扬，但不是每人都能获得这样的恩宠，所以我们要精神殉道或称不流血的殉道渴望。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爱徒圣若望都没有过肉体的殉道，然而他们站在十字架下已体验到殉道的痛苦，直到他们离世升天时都经受着这精神殉道或称不流血的殉道。可以说后者甚于前者，因后者的殉道是漫长的。我们要殉道，至少要有殉道的精神。殉道即是牺牲，我主耶稣基督已牺牲了，我们是追随他的芳踪的后尘，因此我们也要牺牲，在爱内为祂牺牲，董文学神父正是为了爱主而倾流了他的热血的。

星期六早晨，冯安德要理先生取得了看守的同意和一些教友把董文学神父的遗体装入棺材。冯安德和几位基督徒给董文学神父擦洗了遗体，为他穿上了一件中国式的节日礼服，遮起了他的脸；大家又把他的遗体放入另一架美好的棺材里抬至墓地。在殡葬仪式中没有神父，鉴于谨慎起见，在入葬后，教友们把准备好的一顿饭邀请非信徒来用。他死后，就连非教友也承认他的圣善芳表。刘宗林那位曾用轿送董文学神父到谷城的非信徒病的很重，董文学显现给他，他立刻觉得身体好转，他领洗信了天主教，三天后就安息主怀，感谢圣董文学及赞美天主去了。

董文学的事迹震撼了整个教会，圣女小德兰很喜爱他，原因是圣女穿衣三个半月后的一八八九年五月二日，她的会友耶稣玛尔大修女在穿衣时加上了董文学的名字，圣女非常爱传教事业，董文学正是传教士之一。后来中国的雷鸣远神父亦是受了董文学的感召。当雷鸣远神父十一岁时他的母亲带他去看一位仁爱会修女，怕他乱跑，修女们给了他一本董文学在华殉道史，他一口气读完，爱中国之心油然而生，他下决心要来中国，并救这个国家。他要加入董文学的修会，即遣使会。后来虽遇到许多困难，但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但如此，雷鸣远神父亦加入了中国籍。

由于他的圣迹教会很快就开始了他的列品档案。一八四三年七月九日星期日，教宗额我略十六世，通过他的可敬品案。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日星期日，教宗良十三世在罗马册封他为真福品，在列真福品时，他的弟弟雅各伯神父，在意大利那波利（那不勒斯）的妹妹玛利亚·贞娜（或许名安娜玛丽）修女亦来参加。他的另一个妹妹安多尼德因远在中国传教未能到场。一九九六年六月二日天主圣三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罗马册封他为圣人。

董文学神父被隆重列圣品的六月二日上午，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当然少不了中国人，因董文学——中国首位列品圣人的封圣大典怎能缺少中国人呢？相信在天上的圣董文学神父也会笑呵呵地说：哪里没有我喜爱的中国人？当天尚有两位真福被封圣，他们是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的埃吉迪奥·玛利亚圣若瑟修士和天赐圣若望医护病人修会的若望·格兰德·罗曼修士。前者生于意国南部的塔兰托城，但在那波利城生活了五十三年，毕生为穷苦人服务，为天主的圣爱和爱德作证。后者一生为穷苦人和病患服务，由于热心照顾感染瘟疫者，不幸自己亦被传染而死。

教宗说：

『今天，整个教会在三位圣人的生命中瞻仰至圣圣三美妙的化工：天主圣父按照他的肖像创造了我们：天主圣子以祂的十字架和复活救赎了我们：天主圣神则圣化我们，使我们成为祂的爱德的见证。』

『为了至圣圣三的光荣，也为发扬天主教教的信德，并促进基督信仰的生活，本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伯多禄圣保禄宗徒，以及我们所享有的权威，在经过长期的反省思索，多次祈求天主的帮助，并倾听主教团的兄弟的意见后，我们确立董文学、埃吉迪奥·玛利亚圣若瑟和若望·格兰德·罗曼三位真福为圣人。并将他们列入圣人芳名录上，同时通令整个教会以圣人来热心敬礼他们。』

『列圣品的礼仪是隆重宣誓对永生天主的信仰，这个永生已成为人类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这几位基督内的兄弟借着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而领受的圣洗，已参与了天主神性的生命，而且在现世生活中完美地实现了这个神性生命。因此，他们成了天主的光荣。』

教宗在讲道中扼要地讲述了三位新圣人的生平、灵修造诣，及至讲到圣董文学神父时，我们的可敬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特别提到说：

『今天，在纪念董文学的同时，我们也愿意纪念过去几世纪以来，在中国土地上为耶稣基督之名作证的每一个人。我尤其想到那里的殉道真福们，他们的联合列入圣品，就如许多教友所期望的，可能有一天会成为生活在这个民族中的教会展现希望的标记』

中国朝圣团，有台湾遣使会组织的四十七名团员，包括十四位神父和两位修女：在罗马、法国读书的神父、修士、修女，包括好友若望、数位若瑟修士，还有百余位华侨，包括笔者的表姐玛丽女士和挚友若瑟兄弟一家等；台北的狄总主教、花莲的钱主教、天津的王神父等的光临都代表着董圣人是

大家喜爱的伟人。在列圣品大典时，在欧洲留学的数位大陆修士辅祭，几位台湾小姐奉献饼酒及鲜花，又由一位神父手执『舍生取义』大旗和一幅中国山水画奉献给教宗。礼毕后教宗接见朝圣团成员，但是列圣品大典时唱的（请万民尊崇天主！）的中文圣曲一直在罗马圣伯多禄广场激荡着……。



第十九章 董文学追随耶稣的芳踪

董文学的殉道与耶稣基督的受难的情形有许多相仿之处，在为他列真福品时共找到了三十二处，现简述几点：

耶稣传教三年后被钉十字架，董文学在华传教三年受绞刑；

耶稣山园祈祷忧闷时，有位天使显现助力；

董文学榻前数月神枯，神视架上恩主基督；

耶稣被卖三十块钱，董文学也是三十块；

耶稣有三个知心同伴，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

董文学亦有三伴，多默似若望忠实到底，斐理伯如雅各伯，一老要理先生后来否认他如伯多禄。

耶稣有基勒及人西满帮背十字架，董文学有刘宗林陪行至谷城。

耶稣被门徒伯多禄否认，董文学被他的老要理先生李氏否认，他还侮辱和打他。

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人说：『如果你是天主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救救你自己吧。』

董文学在绞刑架上听到总督的代言人说：『现在你受罪，求你的天主摆脱我的手吧。』

耶稣被钉十字架，董文学的绞刑架似十字架；

耶稣死于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三点，董文学断气于一星期五下午三点；

耶稣由一士兵刺肋旁，董文学由一卒踢肚子；

耶稣显现给伯多禄，玛达肋纳和十一位门徒。

董文学显现给病重刘氏，善心教友，天空出现十字架，见者无数。

耶稣死时圣母在旁，奉献亲生子。

董文学的母亲知子死时说：

『我为何犹豫把我的儿子作主的牺牲呢？为我们的得救，圣母玛利亚没有犹豫让他的儿子作牺牲。若我悲恸，那我就不爱我儿子了，因我晓得他已获得他的众期望。』

钉耶稣者没得好报，害董文学者也被贬抑为民，或被放逐。

第二十章 两篇祈祷文

圣董文学的祈祷：

吁，我的救主，藉你的全能及无限仁慈，让我在你内转化。愿我的手像你的手；我的眼像似你的眼；我的舌如你的舌；我的思想似你的思想；我的身体仅为光荣你；请特感化我，使我忆我明我心如你之忆，如你之明我心。愿我行情似你行情。同样，天父对你说：我今日已生了你，你可对我补充如天父所说：看我爱子，我在他内已施予我众爱。阿们。

拟古祷文（同上）

吁，吾主救主，赖尔全能及无穷仁慈，允吾于汝内同化。显吾手乃尔手，吾目乃尔目，吾舌乃尔舌；吾所思乃尔思。偕吾体仅用尔荣兮。然特化余，吾忆吾明吾心灵乃尔忆明兼心灵。我之行情乃尔行情，亦焉，汝父语尔：吾今生尔，愿汝对吾补白曰：视吾爱子，吾爱于其内也。亚孟。



吁，吾主救主，赖尔全能及无穷仁慈，允吾于汝内同化。显吾手乃尔手，吾目乃尔目，吾舌乃尔舌；吾所思。偕吾体仅用尔荣兮。然特化余，吾忆吾明吾心灵乃尔忆明兼心灵。我之行情乃尔行情，亦焉，汝父语尔：吾今生尔，愿汝对吾补白曰：视吾爱子，吾爱于其内也。亚孟。

向圣董文学司铎颂